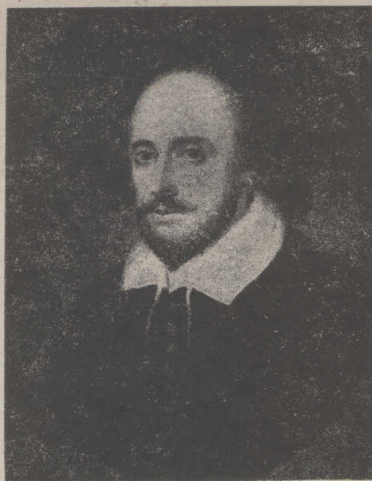


87
曹譯莎士比亞全集

33

李耳王

KING LEAR



William Shakespeare

文 化 合 作 公 司 總 發 行



譯者聲明

一、此譯本尚非理想譯定本，希望能有不斷改善的機會。

二、譯此全集，得親友之協助與鼓勵實多：容待全集完成時，一起道謝。

三、改編或上演，請先得譯者同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679B



第三齣 第四景



~~1500870~~

李耳王

登場人物

李耳 不列顛國王

法蘭西國王

勃艮地大公爵

康華爾大公爵

阿爾白尼大公爵

肯特子爵

格勞斯特子爵

埃德加 格勞斯特的兒子

愛德蒙 格勞斯特的私生子

古蘭 一位廷臣

老者 格勞斯特的佃戶

醫生一人

傻子一人

奧斯華 岡奈麗耳的管家

隊長一人 愛得蒙僱用的

紳士一人 隨侍慈黛里亞的

傳令官一人

康華爾的僕人多名

岡奈麗耳

雷甘

慈黛里亞

李耳王的女兒

侍從李耳王的武士們，軍官多人，送信人多名，兵士侍從各多人。

地點：不列顛

第一齣

第一景 李耳王的宮中

〔肯特，格勞斯特，及愛德蒙同上。〕

肯 我本來以爲國王喜愛阿爾白尼公爵要比他愛康華爾多些。

格 我們本來也都是這樣想：可是，這次在分配他的國土時，却看不出他對哪位公爵有什麼偏愛；因爲他把各種份量衡量得如此均勻，不管誰怎樣貪多好奇也不能想要別人的部份。

肯 這不是你的兒子嗎，我的大人？

格 他的出世，大人，是由我操縱的：我每次承認他時都臉紅，現在却已經臉皮很老了。

肯 我不懂你的意思。

格 大人，這個孩子的母親可懂得：她因之漲大了肚皮，而且真是的，大人，在她的床上還沒有丈夫之前，她的搖籃裏已經有孩子了，你嗅得出犯罪的氣味嗎？

肯 我倒不希望不犯這個罪，它的結果既然是如此美健。

格 不過，大人，我也有個合法的兒子，比他大約年長一歲，可是還沒有他這樣使我喜愛：雖然這個傻子還不等人正式邀請就莽撞的闖到這世界上來，他的母親却真是漂

亮；在製造他的時候，那些日子真有趣極了，這個野孩子必需得到承認。你認識這位高貴的大人嗎，愛得蒙？

愛 不認得，我的大人。

格 是我的肯特大人；你以後要記得他是我的一位可敬的朋友。

愛 我一切謹遵你大人的吩咐。

肯 我一定會喜愛你，而且要多瞭解你。

愛 大人，我一定努力使我自己配得上你的喜愛。

格 他離開這裏有九年之久，不久又要走了。國王來了。

〔鼓樂聲。李耳王，康華爾，阿爾白尼，爾奈塵耳，

雷甘，慈黛里亞及侍從等同上。〕

李 去侍候法蘭西及勃艮地兩位大人，格勞斯特。

格 遵命，我的王上大人。〔格勞斯特及愛德蒙同下。〕

李 現在我要表示我私心中的事了。

把那張地圖給我。你們知道我已經

將我的王國分成三份；而我最迫切的志願

乃是使我的老年得以擺脫一切的憂慮與工作；

將它們托付給較年輕的力量，而我自己

毫無担負的爬向死亡。我的孩子，康華爾，

還有我同樣愛喜的孩子，阿爾白尼，
我在此時有一個宿願要發表，

將我女兒們的嫁奩指定，以便在現在就

免掉將來的爭持。那兩位王子，法蘭西及勃艮地，

是我幼女的一對勢力均敵的求婚人，

已經爲了這一件親事在我宮中住了好久，

他們也要在此獲得答覆。告訴我，我的女兒們，——

我既已決定在此擺脫下我國王的職責，

國土上的一切利益，國事的憂慮，——

我將說你們哪一個是愛我最深的呢？

我的最大的一部份恩賜才可以被及

那在天性上最稱得起有德的人。岡奈麗耳，

我的長女，你先說。

岡

大人，我之愛你都沒有文學能將那實情表通；

比目光更親，比時空與自由更爲可重；

不論多麼豐富與罕世，都比它們更有價值；

就像是生命，充滿了雅潔，健康，美麗及榮譽；

簡直就像那永愛不衰的孩子，或久別重逢的老父，

這種愛都令聲音顯得太貧乏，言語太無用；然而我的愛你還超出這一切上述的情形。

李 寇 [自語] 寇黛里亞怎樣做呢？愛吧，不用說什麼。

李 我現在令你承受這裏全部的土地，

就從這條線到那條線，這裏有濃蔭的森林

與肥沃的原野，還有出產豐富的溪流

與邊緣遼闊的草地；但願這些永遠屬於

你與阿爾白尼的後裔。我的次女怎樣說。

我最親愛的雷甘，康華爾的妻子？你說。

雷 大人，我同我的長姊一樣，

也是由那種氣質所構成成功，因之由她

也就可以珍視我的價值。在我真心裏

我覺得她正說出了我的愛心的實際；

祇是她還說得太少：我承認我自己

乃是這最可珍貴的意識之方寸所保有的

一切別種歡欣的死敵：

祇有在你親愛的大人的愛眷中

我才會覺得幸福。

蕊

〔自語〕 這樣，可憐的蕊黛里亞！

然而却也不如此：因為，我確知，我的孝心
遠比我的口才豐富。

李

我美麗的王國之豐富的三分之一
便永遠屬於你與你的後代；

比我賜給岡奈麗耳的在面積，活力，

與歡喜上一點都不少。現在我的歡喜，

雖最後却不最少；在你年輕的愛戀上，

法蘭西的葡萄園與勃艮地的牛乳

都在企圖結紮；你能說些什麼話來

預取那三份之一比你姊姊們的更加富裕？ 你說。

蕊

沒有話說我的大人，
沒有話說！

李

沒有話說。

蕊

沒有話說就沒有產業：你重說吧。

李

我滿心是悲傷，我不能將我的心思

用我的唇舌來表揚；我按照我的名份

敬愛你大人；一些不多也一些不少。

李 怎麼，怎麼，蔻黛里亞！把你的話改正一些，不然它可要妨害你的財產了。

蔻 我的好大人，

你生了我，養育我，又深愛我：我把這些

恩典全依照我的本份報答給你，

服從你，敬愛你而且給你最大的尊崇。

我的姐姐們爲什麼要出嫁如果她們說

她們全心愛你？也許，在我結婚時，

那位行將接受我的愛情的大人祇能够

換去我一半的愛情，我一半的照顧與責任。

一定的，我絕不能似我姐姐們那樣出嫁，

還用全心愛着我父親。

李 你這話可是從心裏說的？

蔻 是的，我的好大人。

李 這樣年輕，這樣心狠？

蔻 這樣年輕，我的大人，與這樣誠實。

李 就算這樣吧；那麼就令你的誠實做你的嫁奩：

因爲，憑這太陽的聖潔的光采，

赫刻特的神秘，以及那黑夜；

憑那羣星的一切運行的法則

我們依照着它們的指示而生存或死亡；

我在這裏宣稱終止了我爲父的全部愛責，

親人的關係以及血統相通的本質，

從此，以迄永遠，我認爲你對於我的心

及我本人乃是陌生的路人。那野蠻的細西亞人，

或是那些爲了滿足自己的貪慾而令他們的

子孫遭殃的人們，都將在我的心胸裏與你，

我一度的女兒，受有同樣的憐憫，與愛念，

似乎一樣的親近。

我的好大人，——

肯

李
你住聲，肯特，

你不要來插身在巨龍與它的憤怒之間，

我在過去最愛她，我本打算將我的休憩

安置在她溫柔的照顧之中。走開，不要令我看見你！

現在就令我的墳墓做爲我的安慰吧，因爲在這裏

我已將我爲父的心思自她那裏拋去！去喚法蘭西王來！

誰去？

去喚勃艮地來。康華爾與阿爾白尼，在我兩個女兒的嫁奩外再把這第三份均分了吧；

令孤傲——她喚它做坦白——去同她成婚，

我現在令你們聯合承受我的權力，

我的卓越的地位以及那一切隨侍着

國王的偉大的威嚴，我自己，按月輪流的，

我保留着一百名騎士，

行將接受你們的供養，我將輪流的

到你們那裏居住。我祇是依舊保留

國王的名義與國王的一切尊號；

那權柄，錢財的收入，以及一切執政的權力，

親愛的子塔，都屬於你們了：爲了證實這個

你們去把這王冠平分了。

〔將王冠交出。〕

高貴的李耳王

我一直尊崇你爲我的國王，

愛你如我的生父，隨侍你如我的主人，

在我的祈禱裏記印你爲我偉大的監護者，——
箭已在弦上且已經扯滿了，快讓開這射線。

李
肯 還是令它射出來吧，即使那箭頭

是瞄準着我的心窩；令肯特無禮吧，

在李耳發瘋的時候。你要幹些什麼，老頭子？

你可是以爲責任竟然畏懼不敢發言，

在權力向諂媚低頭的時候？榮譽必需令人坦白

當爲王者竟屈尊從事愚蠢。改變你的決定；

然後在你最大的慎審中，遏阻這種

可怖的魯莽；我敢用性命來保證我的意見，

你的幼女並不會愛你最少；

那些無心肝的人們，她們的低聲訴說

也並非沒有反映出空洞。

李
肯特，憑你的性命，不許再說。

肯 我從未會認爲我的性命有什麼價值，除了

被抵押下與你的敵人鬥爭；我也不畏懼將它失去。

一切的動機全是爲了你的安全。

李
你給我滾開！

肯 看清楚點，李耳；請你依然答應我，

幫助你看着你真正的方向。

李 我說，愛普廬在上，——

肯 我說，愛普廬在上，國王，——

你憑你的神發誓還是無用。

李 噢，奴才！惡棍！

〔伸手拔劍。〕

阿，康 親愛的大人，請不要動怒。

肯 動怒吧；

殺掉你的良醫，那報應就落在

你骯髒疾病的身上。撤回你的決定；

若不然，祇要我能從喉嚨裏發出聲音，

我就要告訴你所做的是過惡。

李 聽我說，惡棍！

憑你的責任，你聽我吩咐！

你既然企圖使我違背我的誓語，

這事我從來未敢做過，同時用倔強的放肆

硬插足在我的決定與我的權力之間，

這事，我的天性與我的地位全不能容忍，爲了證實我的力量，你就去自食其果。

我現在給你五天期限，去準備

保護你不受這世界上疾疫的侵襲；

然後在第六天背轉你可惡的軀體

離開我的國土；如果，在第十天上

你這被放的身體仍被發現在我的國土上，

那時候便是你的死期。滾開！朱彼得在上，

這決定絕無更改。

肯

與你永別了，國王；你既要堅持如此，這裏已然沒有自由，放逐便已存在了。

〔對惹黛里亞〕但願天神們給你親切的保佑，姑娘，

你的意見正確。說得最是應當！

〔對雷甘及岡奈麗耳〕但願你們的行爲能證實你們慷慨的言語。

希望從孝敬的字句中得有善良的後果。

似這樣，啊王子們，肯特便向你們諸位告辭了；

他將要到一個新的國土上去重開他的舊路。

〔下〕

〔喇叭聲。格勞斯特又上，後隨法蘭西王，勃艮地大公爵及侍從多人。〕

格 法蘭西王及勃艮地大公到了，我高貴的大人。

李 我的勃艮地大人，
我先向你發言，你與這位國王競爭多日，
想取得我的幼女；現在你對於她的
嫁奩所要求的最小的限度是什麼，
若不然便終止你的求婚？

勃 最高貴的國王。

我並不希望你大人所賜予的更多，
但是也不情願更少。

李 最高貴的勃艮地，

當她為我所鍾愛的時候，我的確愛她甚深；
但是現在她的價值跌了，大人，她立在那裏：
如果在那小小的似是而非的身軀裏有什麼，
或是它的全部，接合着我的厭惡，
此外再沒有別的，能夠討你大人的歡喜，
她就在這裏，她就屬於你了。

我不知怎樣回答。

勃 李

現在她有着這許多缺點，沒一個朋友，新遭受到我的厭棄，有我的詛咒做爲她的嫁奩，同時因我的誓語與我已經成爲路人，你是接受她還是放棄她？

勃

請原諒我，尊貴的大人；

在這種條件之下是無需從事選擇的。

李

那麼就放棄她吧，大人：因爲憑着支配我的大力，

我已經把她的全部財富告訴你了。〔對法蘭西王〕至於你，偉大的國王，

我更不願意似這般遠離你的敬愛

將你匹配給我所憎恨的人物！所以我請求

將你的歡喜移轉到一條更有價值的路上去

而不要再注意一個天性都幾乎羞於

承認的可憐蟲。

法

這事真是太稀奇，

她這人，就在剛才還是你最寶貴的產業，

是你稱讚的核心，你老年的安慰，

最好的，最親愛的，怎竟會在這一瞬間，

犯了一件如此巨惡的罪，竟解脫了

如許多層的寵愛。一定的，她的過錯

必定是屬於一種反常的情形

使它駭人，若不然你在從前誓說的愛

便是沾了污點：若是要我相信她的

這件事，這種信仰，若沒有奇蹟來改變理知

就沒有方法在我心裏立足。

蕙

且令我請求你王上，——

若是因為我缺少那種油嘴滑舌的才能，

專說那口是心非的話；因為凡是我誠心想做的事

我情願先去做了再說出來，——我請求你宣佈

並不是什麼惡毒的陰謀，暗殺，或卑鄙齷齪，

不是不貞潔的行爲，或是傷風敗譽的事，

使我失去了你的恩寵與喜愛；

而祇是爲了我缺少那種我正是富有的事物，

一付永遠討人憐憫的眼睛，與那樣一條舌頭，

我却因爲沒有它而歡喜，雖然因爲沒有它

却使我失去了你的寵愛。

李 你不能使我

法 更加歡喜還不如不會生你的好些。
祇是爲了這件事，——一種天性上的純樸

它時常使歷史沉默下去，不說出
它想做的事？ 我的勃艮地大人，

你對這位小姐有什麼話說？ 如果
在愛情上混雜了與它毫不相干的念頭，

愛就不是愛。 你要接受她嗎？
她的本身就是豐富的裝奩。

勃 高貴的李耳，

但請你把你自己所提議的這一份給她，

我就在這裏接受了蔻黛里亞的手，
稱她爲勃艮地公爵夫人。

李 什麼都沒有；我已經立了誓；我是堅決的。
勃 那麼我難過的很，你這樣失去了一位父親，

你竟又得失去了一位丈夫。

蔻 上帝保佑勃艮地吧！

既然他的愛祇是一種對於財產的敬重，

我也不願做他的妻子。

法

最美的蔻黛里亞，你雖貧窮，却最富有；
雖被棄，却最珍貴；雖受輕視，却最可愛！

你與你的品德我現在緊攬在手裏：

但願我拾起別人所拋棄的是合法的。

神哪，神哪！真是希奇，怎會從他們冷酷的輕視中

我的愛真會燃成熾盛的敬意，

大王，你沒有嫁奩的女兒，被拋在我的機緣中，

乃是我的，我的人民的，我美麗之法蘭西的女王；

即使遍地皆水的勃艮地之全體公爵們

也不能買去我這無價之寶的少女。

向他們告辭吧，蔻黛里亞，縱然似無情；

你雖在這裏似有損失，却能到別處尋個更好的人。

李

你獲得她了，法蘭西王：令她屬於你吧；

因為我根本沒有這個女兒，而且也永遠

再不要看見她的這張臉。所以，你走吧，

得不到我的恩，我的愛，與我的祝福，

來啊，高貴的勃艮地。

〔鼓樂聲。 除法蘭西王，岡奈麗耳，雷甘及蕊黛里亞
外均同下。〕

法 向你的姐姐們告辭吧。

蕊 我們父親的掌上珠啊，蕊黛里亞含着

眼淚向你們告辭了：我知道你們是什麼樣的人；

而按着姊妹之誼我是最不情願說出

你們的過錯的名目。好好看待我們的父親。

我將他交付給你們的公開宣稱的心胸了：

可是，唉，若是我還能得他的信愛

我却寧願將他託付給一個較好的地方。

似這樣向你們兩人告辭了。

雷 你原無須向我們指出我們的責任。

岡 你且去仔細研求

使你的丈夫滿意吧，他現在接受了你

純是命運的慈悲。你提供的服從太少，

你所缺少的需要也正是理所該然。

蕊 時間自然會揭示這是何等虛偽狡詐的外皮：

它掩蓋着這些惡德最後終將受羞恥的譏笑，

但願你們順利發旺！

法

來吧，我美麗的蕊黛里亞。

〔法蘭西王及蕊黛里亞同下。〕

岡 妹妹，我要不得不說的話實在不少；都同我們有最密切的關係。我想我們的父親今晚就要離這裏走了。

雷 一點不錯，到你那裏去；下個月到我們那裏。

岡 你看他的老年是多麼善變；我們從這件事上得到的教訓也應該不少：他向來是愛我

們的妹妹最甚；你看他把她驅逐出去是多麼缺少判斷力，真是顯得太魯莽。

雷 這乃是他年老的缺陷；不過他向來是對於自己不甚明瞭。

岡 他的最好與最健全的時候也仍不過是魯莽；那麼我們就必需不祇從他的老年接受那因了多年坎坷所造成的缺陷，同時還有那殘缺不完與暴厲成性的老年所帶來的不受拘束的越軌。

雷 我們必將遇到這種不固定的暴性子，如同肯特的被放。

岡 在法蘭西王與他告辭時却有許多的話講。請你，我們而努力同心：如果我們的父親若是任性的行使他的權力，他既已讓位，我們就可以有權發作一番。

雷 我們再把這事多思慮一些時。

岡 我們必需有所行動，而且要趁熱。

〔同下〕

第二景 格勞斯忒子爵的城堡

愛

〔愛德蒙上，手持一封信。〕

你，天性啊，乃是我的女神，我的一切行事

全都依照你的法則。我爲什麼要

立身在習俗的毒疫之中，甘心容忍

各種人等的好奇心來將我貶棄，

祇爲了我比一個弟兄來晚了十二個

或十四個月？爲何是私生子？爲什麼卑賤？

如果我的驅體與那老實的女人的子女

一樣堅強，我的心胸一樣大方，

我的身形一樣真實？他們爲何把我們

烙下一個賤字？一個卑賤？私生子？賤，賤？

在健壯的營私偷摸的天性中誰還能

接受更多的精華及英猛的氣質？

那些受孕於沉昏，惡臭而無光的床上的，

懷胎於半醒半睡之間的創製品祇是

一大羣廢才而已。那麼，好吧，

合法的埃德加，我必需對你不起了：

我們父親的愛對於私生的愛德蒙原無殊於

他之對待這位合法的：好字眼，——合法的！

好的，我的合法的，如果這封信發生效用，

我的計劃成熟，下賤的愛德蒙可就要

壓倒那合法的了。我滋長；我發揚：

現在，天神哪，起來保佑私生子！

〔格勞斯特上〕

格 肯特如此的被流放！法蘭西王於怒氣中離去！

而國王也於今夜出門遠走！交出了他的威權！

將他自己交於遊宴！而這一切事都在

突然間實行！愛德蒙，怎麼回事！有什麼消息？

愛 回稟大人，沒有什麼消息。

〔將信藏起〕

格 你爲什麼急急的把那封信藏起？

愛 我不知道有什麼消息我的大人。

格 你看的是一張什麼紙？

愛 沒有什麼，我的大人。

格 沒有？ 那麼你爲何要那樣倉惶的把它藏在你的衣袋裏？若是沒有什麼，就無需乎急急的將它藏起。 給我看，拿過來，若是沒有什麼我都不必戴眼鏡了。

愛 我請求你，大人，原諒我：這是我哥哥寫來的一封信，我還沒有完全看完；不過，在我已經看過的那部份上我覺得這封信不宜於請你過目。

格 把這信給我，先生。

愛 我不論是否拿出來，都要得罪人的。 據我看來，這內容是應當受責備的。

格 給我看，給我看。

愛 我希望，爲了不要誤解我的哥哥，他寫這封信祇不過是想試探或是嚐嚐我的德行。
格 【朗誦】 「老年人之這種政策及作威作福的神氣，令我們在最好的時候，都覺得這世界刻苦得不能忍；把我們的財產扣留着一直到年紀已老不能享受的時候。 我現在逐漸深切的感覺到了，暴虐的老年人之壓迫的無聊而愚蠢的束縛；他們所以得勢並不是因爲他們有權力，乃是因爲我們含忍不語。你到我這裏來，我可以把這事與你多談談。 如果我們的父親能睡到我去喚他時再醒，你就可以永遠享有他財產的半數，而且永遠受你哥哥的愛。」

埃德加。」

哼——造反！——「睡到我去喚他時再醒，——你就可以享有他財產的半數，——我的兒子，埃德加！ 他竟會有手寫出這樣的話來？有一個產生這種念頭的騷子同心腸？——這信什麼時候送來的？ 誰送來的？」

愛 這不是送給我的，我的大人；這事正是狡猾得很：它是被人扔在我小室的櫃裏。

格 你知道這是你哥哥的手筆？

愛 如果這事情是不假，我的大人，我敢起誓說這是他的手筆；可是爲了那件事，我真願認爲這不是他的。

格 一定是他的。

愛 這是他的筆跡，我的大人；但是我希望他的心思同這內容是不相同的。

格 在這以前他竟從來沒有向你試探過這件事？

愛 從來沒有，我的大人；但是我時常聽他說如果兒子已經到了相當年齡，父親逐漸老朽，就應該叫那父親做兒子的管事人，而由兒子來掌管他的收入。

格 啊惡棍，惡棍！信裏面正是他的意見！可惡的惡棍！違背天理，該死的，禽獸一般的惡棍！比禽獸還不如！你去，孩子，去找他來；我要關他起來：天理不容的壞蛋！他在哪裏？

愛 我不很清楚，我的大人。我想如果你能把對我哥哥的怒氣暫時遏住，先去對他的企圖設法取得較好的證據，那樣你的行事便更爲妥當；倘不如此，假使你突然而兇猛的制裁了他，誤會了他的意思，那會使你的榮譽發生極大的玷污，而把他的孝心也碎成片片。我敢爲他押下我的生命，他一定是故意用這封信來試探我對你大人的感情，而不會包藏什麼別的惡意。

格 你以爲是這樣的？

愛 如果你大人認爲相宜，我可以請你躲在一個地方暗中聽我們討論這事，然後從你自己所聽到的再決定這件事；而這事也無須等待過久，就在今晚。

格 他不能是這樣一個禽獸。

愛 不是的，一定。

格 對他的父親，我那樣親切而全心的愛他。蒼天與下地！愛德蒙，把他找來；設法向他談起我，我請你：照你的智力來安排這件事，我就把自己藏起來，然後再做適當的決定。

愛 我立刻就去找他，大人；我一定盡我所能的來處理這件事，然後再報告給你。

格 近來這日月的虧蝕，簡直對我們指示着禍事，雖然自然的智慧能够這樣那樣的說理，但是因爲事件的不斷發生，自然的本身都感到棘手，無法應付：愛情變冷，友誼斷絕，兄弟們分家：在城裏是叛亂，在鄉間是不安；在宮裏有陰謀；而父子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裂痕。我的這個惡棍便是應運而生；這是兒子陷害父親；國王也脫離了天性的指示：這是父親陷害孩子。我們已經看到了全盛時代：陰謀陷害，空虛，奸詐，以及一切的傾家誤國的混亂，都不安的送我們到墓穴裏去。去把這壞蛋找來，愛德蒙；這事對你無損；小心點去行事。而那心胸高貴而真誠的肯特也遭到放逐，他的罪，是誠實！真是可異。

〔下〕

愛 這真是這個世界的好把戲，凡是我們運氣不好，——時常是因爲我們的行爲過於乖張，——我們總是把我們的災害歸罪於太陽，月亮，與天星：好像我們是不得不做

惡一般；是上天強迫我們做傻子；是天星的預先安排要我們做蠢才，盜賊與奸逆，縱酒，撒謊與犯姦，也都是行星的影響使我們不能不遵守；凡是我們的罪惡，都是上天將我們推進；這真是淫邪的人類之可佩服的推諉，將他與羊一般的淫心推諉給一顆星的命定！我的父親同我的母親通奸是正當龍尾照命；而我的出世是正當着大熊星；所以這結果便是，我是既粗野又好淫。真是胡說，既便在製造我這私生子時有最貞潔的星在閃映，我也還是我這個樣子，埃德加——〔埃德加上〕他來得正巧，恰像是古老喜劇中的災禍一般；我的線索乃是兇惡的憂鬱，再加一聲嘆息，同湯姆歐拜得蘭一樣。啊，這些次虧蝕真是預示着這種分崩析離！

FA, SOL, LA, MI.

埃 怎麼樣，愛德蒙兄弟！你這般正經的在想些什麼事？

愛 我正在想，哥哥，我在前幾天看見的一篇預言，在這許多次日月虧蝕以後會發生些什麼事。

埃 你也在忙着這種事？

愛 我告訴你，他所寫的結論却很不幸的都靈驗了；如同像父子不和；死亡，饑饉，多年友誼的崩毀；國家的分裂，國王及貴族要受到危險及災禍，無益的迷離，朋友的流放，軍隊的潰散，婚姻的裂痕以及許多其它的事。

埃 你做星相學會的會員有多久了？

愛 罷了，罷了：你在什麼時候看見我父親的？

埃 怎麼，在昨天晚上。

埃 你同他說話了嗎？

埃 說了，談了兩個鐘頭。

埃 分手時和和氣氣的嗎？ 你在他的言語同面容上沒有看出什麼不快樂的地方嗎？

埃 完全沒有。

愛 你再仔細想想有什麼得罪他的地方沒有：現在我請求你暫且千萬不要到他面前去，且等時間把他的怒火加以減弱再說；他現在正在暴怒之中，就是將你本人毀滅都不能使它稍爲平息。

埃 一定有壞蛋造了我的謠言。

愛 我正怕是如此。我誠懇的請求你，暫且耐心的忍受等他的盛怒漸熄；同時，聽我說，先同我躲到我的屋子裏去，從那裏我可以領你到一個地方去偷聽他大人說話，請你，快去吧；我的鑰匙在這裏：如果你要到外面去，你要拿着武器！

埃 拿着武器，兄弟！

愛 哥哥，我是盡力的警告你；帶着武器：若是他們有好意對付你，我便不是個誠實人；我祇是把我所看見同聽見的告訴你；不過，大概的情形是沒一件事能趕得上這種可怕的事：我求你，趕快去。

埃 我立刻就能聽到你的回信嗎？

愛 我是在盡全力來替你辦這件事。

〔埃德加下。〕

一個輕信人的父親！一個高貴的兄長，

他的天性離開爲害的途徑那樣遠

他竟不會懷疑這種事；在他這種愚誠上

我的計謀自可如意操縱！我看這事已成。

我的身份雖不利，我却可用聰明將財產取得；

凡是一切對我有利的事，我都可以設計適合。

〔下〕

第三景 阿爾白尼公爵的宮中

〔岡奈麗耳，及奧斯華，她的管家，同上。〕

岡 是不是我的父親打了我的僕人，爲了他罵了他的傻子？
奧 是的，夫人。

岡 不分日夜的他對不起我；每一小時

他總是不停的犯下或此或彼的罪惡，

他把我們都吵得雞犬不寧：我可受不了這事：

他的騎士越來越無法無天，他本人也爲了隨便什麼

瑣事痛罵我們。等他打獵回來時

我再不同他說話；說我生病了：

如果你服侍他不似以前那樣週到，

奧 你就算做對了；這一切的責任都由我來負。
他回來了，夫人；我聽見他的聲音了。

〔幕後獵角聲〕

岡 你隨便做出什麼懈怠的樣子都可以，
你同你的夥計們；也要引起一場爭吵：
他若是不高興，就叫他到妹妹那裏去，
她的心思同我的，我知道，在這件事上完全一致，
絕不能聽別人擺佈。蠢老頭子，
他還想掌管他已經拋棄了的

那些權柄呢！現在，憑我的生命，
老傻子都是再度的孩童；對付他們
必需並施責罰與哄騙，——在他們做錯事的時
候。記住我告訴你的話。

奧 是的，夫人。

岡 令他的騎士們在你們當中受到冷淡：
無論惹出什麼事，都不相干；把這話告訴給你的伙伴：
從此以後我專要惹事生釁，我一定做，
然後我才可以說話：我立刻寫信給我的妹妹，

叫她同我一致行動。去預備晚餐。

〔同下〕

第四景 同上的一間前廳裏

〔肯特化裝上。〕

肯 但願我能够一樣的借來別的聲音，

使我的嗓音變改，我的善良的意志

便可以首尾貫澈，達到圓滿的結果。

爲了這個我才將面容改毀。現在，被放的肯特，

但願你仍能在你被判罪的地方效忠盡責，

但願是如此，你的主人，你所深愛的，

將見你真是多多辛苦了。

〔獵角聲。李耳王，騎士及侍從各多人同上〕

李 我就要進餐，一些時候也不能等；去趕快擺好。〔侍從一人下〕 怎麼樣！ 你是

誰？

肯 一個漢子，先生。

李 你是幹什麼營生的？ 你找我有什麼事？

肯 我的營生就是我現在這個樣子；誰相信我，我就誠心的服侍誰；誰誠實我就愛誰；

與那有智慧的人交談，而說話不多；畏懼批判；在不得已的時候也拔劍爭鬥；而且不吃魚。

李 你是個何等樣人？

肯 是一個心眼非常誠實的人，而且同國王一樣窮。

李 如果你做老百姓同他做國王一樣窮，你真够窮的了。你要求什麼事？

肯 服侍。

李 你要服侍誰？

肯 你。

李 你認識我嗎，夥計？

肯 不，大人；不過在你臉上有一種神情我很願意稱你爲主人。

李 那又是什麼？

肯 威嚴。

李 你能做些什麼事？

肯 我能提供忠實的意見，騎馬，跑路，把一個生動有趣的故事講壞，同時會魯莽的傳遞一個簡單的信；凡是普通宜於做的事，我也有資格做；而我最大的長處乃是辛勤。

李 你多大年紀？

肯 大人，不致於太年輕，去爲了唱歌愛一個女人，也不致於老得無緣無故便去迷戀女

人：我背上馱着整整四十八年歲月。

李 跟我來；你可以服侍我：如果我在飯後還不討厭你的話，我就暫時不會與你分離。開飯哪，喂，開飯！我的傻子在那裏？我的傻瓜？你去，把我的傻子喚來。

〔侍從下〕 〔奧斯華上〕

你，你，漢子，我的女兒在哪裏？

奧 回大人——

李 那個傢伙說些什麼？把這渾蛋叫回來。〔一騎士下〕 我的傻子在那裏，喂？

我想這世界上的人都睡着了。

〔騎士又上〕

怎麼樣！那雜種到什麼地方去了？

騎士 他說，我的大人，你的女兒不舒服。

李 這奴才，我喊他的時候，他爲什麼不回來？

騎士 大人，他用最不禮貌的態度回答我，說他不高興。

李 他不高興！

騎士 我的大人，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據我看來，你大人在此已經沒有似往常一樣受禮貌而敬重的款待了；在一般下人及公爵本人，還有你的女兒身上，都顯得他們的好意大爲減退。

李 啊！你這樣說？

騎士 我請求你，原諒我，我的大人，如果我誤會了的話；因為我的責任不許我保持沉默，在我認為你大人受了虧待的時候。

李 你祇不過是提起了我自己的觀察；我在近來也看出了一種最輕微的怠慢；不過我却把它看做我自己的猜疑，而沒有認為是故意的不友好的行爲；我把這事再多多注意一下。可是我的傻子那裏去了？我在這兩天裏就沒有看見過他。

騎士 自從我的三小姐到法蘭西去以後，大人；這傻子顯得憔悴多了。

李 不要再提那件事；我都注意到了。你去，告訴我的女兒說我要同她講話。「侍從一人下」你去，把我的傻子喚來。「侍從一人下」喂，你先生，你走過來，先生；我是什麼人，先生？

奧 我家夫人的父親。

李 「我家夫人的父親」！我上帝的混人；你這娼婦的兒子；你這奴才，你這下賤的狗！

奧 這些我都不是，我的大人；我請求你原諒。

李 你也敢同我爭辯，你這流氓？〔打他。〕

奧 我不能挨人打，我的大人。

肯 也不能被攆一交吧，你這下賤的玩棒球的。〔將他絆倒〕

李 我謝謝你，漢子；你替我做事，我一定照應你。

肯 來吧，先生，起來吧，快走！我來教給你什麼叫尊卑上下；快滾，快滾！如果

你還想量一下你這蠢東西的尺寸，你就留在這裏：不過，快滾！快走吧：你有沒有腦子？ 這樣。

〔將奧斯華推下〕

李 現在，我的鄉下朋友，我謝謝你：這裏是你工作的報酬。

〔給肯特金錢〕

傻子 讓我也來僱他：這裏是我的花招牌。

〔傻子上〕

〔將他的帽子遞給肯特。〕

李 喂喂，我的漂亮傻子！ 你是怎麼一回事？

傻子 夥計，你最好還是把我的花招牌拿去吧。

肯 爲什麼，傻子？

傻子 爲什麼，當然是爲了接充一個不再受歡迎的腳色：唉，如果你不能看着風向笑，你立刻就會着涼的：這裏，拿我的花招牌去：爲什麼，這個人放逐了他的兩個女兒，同時對第三個加以祝福，可是却非他所願：如果你要跟着他，你就必需戴着我這頂花帽子。 現在怎樣了，大叔！ 但願我也有兩個女兒同兩頂花帽子！

李 爲什麼，我的孩子？

傻子 如果我把我的生計都給了他們，我自己還可以保有我的花帽子。 這是我的：你去向你的女兒們討一頂吧。

李 你當心些，夥計：那鞭子。

傻子 真的是狗必需到狗窠去：在雌狗夫人站在火旁裏放臭氣的時候，雄狗就必需被鞭

子打出去的。

李 真是我的惡毒的瘤子！

傻子 夥計，我來教你唸一段文章。

李 唸吧。

傻子 你聽清楚，大叔：

說的要比知道的少，

有的要比表現的多，

人欠的要比欠人的少，

騎馬要比走路多，

少少的相信，多多的學，

安插的要比揚棄的多：

拋下你的酒杯同女人，

平常少出門，

你就會知覺你的兩個十

加起來不祇有二十。

肯 這沒有什麼希奇，傻子。

傻子 那麼就令它像是一個收不到費的律師的言語一樣吧：你也沒有爲它付過什麼代價

。你竟不能利用這無益的事嗎，大叔？

李 當然，不能，孩子；從無益的事中得不出什麼有益的事。

傻子（對肯特）請你，告訴他，他的地租一共要多少；他不肯聽一個傻子的話。

李 真是一個毒辣的傻子！

傻子 你可知道一個毒辣傻子同一個香甜傻子的分別嗎，我的孩子？

李 不知道，孩子；你告訴我。

傻子 那一個勸告你施捨了

你的土地的上帝，

到這裏把他放在我身邊，

你就替他站立在這裏，

那香甜同毒辣的傻子，

立刻就要出現：

一個穿花衣立在這裏，

那一個却在那裏被發現。

李 你竟敢把我也喚做傻子，孩子？

傻子 你把別的头銜都奉送了；這個是與你天生俱來的。

肯 這不都是傻話呢，我的大人。

傻子 當然不是，貴族與偉大的人物們不肯讓我的：祇要我領出了一種專利，他們都要

分一份：貴婦人們也如此，她們絕不肯令我一個人專有我的傻勁兒；她們一定要撈

一把。給我一個蛋，大叔，我可以給你兩頂王冠。

李 那又是兩頂什麼冠。

傻子 當然是，我把這蛋從中間剖開，把蛋黃蛋白吃完之後，剩下的那兩個蛋殼做的冠。在你把你的王冠截成兩半，把它們都送了人的時候，你乃是在馱着你的騾子走路：你把你的金冠送人的時候，你那光着的頭殼裏實在很少有聰明。若是我說這話還有點像我的樣子，誰先發覺便令誰挨一頓鞭子。

〔唱〕 一年到頭傻子的聰明在這時最少：

因為聰明的人們也都變傻了，

他們不知道如何運用他們的才能，

他們的樣子簡直像是獼猴。

李 你從什麼時候起又這樣好唱歌，夥計？

傻子 從你使你的女兒做你母親的時候，大叔，因為在那時候你把棍子交給了她們，而你自己褪下了褲子。

〔唱〕 於是她們爲了突然的歡喜而落淚，

而我却爲了悲哀開始歌唱，

這樣一位國王竟會玩哄孩子的把戲，

走到傻子的當年去混一場。

我請你，大叔，請一位教師來教給你的傻子怎樣撒謊：我真想學點撒謊的本事。

李 若是你敢撒謊，夥計，我可要給你一頓鞭子。

傻子 我真納悶你同你女兒是種什麼親戚：她們要打我爲了我說實話，而你要打我却爲了我撒謊；而有時候我挨打却爲了我不作聲。我真是情願做隨便什麼東西也再不願意當這傻子；可是我却不願做你，大叔：你把你聰明的兩翼都剪掉了，同時在當中什麼都沒有留：剪你的人來了一個。

〔岡奈麗耳上〕

李 怎麼樣，女兒！ 繡那個眉頭幹什麼？ 我以爲你近來太喜歡繡眉苦臉。

傻子 在你無需乎管她繡眉不繡眉的時候，你本是個很好的人：現在你可變成一個不成型的O了：我現在都比你好些；我還是個傻子，而你却什麼都不是了。〔對岡〕是的，一定的，我決定不作聲；你雖然不作聲，你的臉都在發着這種命令。 嗯哼，
嗯哼，

他那個面包皮同渣子都不留的人，
厭倦了一切，就有點後悔不及了。

〔指李耳王〕這是一個空了的豆莢呢。

岡 大人，不祇是你這全無忌憚的傻子，

還有許多別的你驕橫無禮的下人

都是時時刻刻的尋釁生事：發爲撒野

粗暴及不能忍受的擾亂。 大人，

我本打算，把這些事告訴給你以後，

爲之設想一種妥當的矯正：可是我現在却因爲你自己近來的言行而担心這正是

你所允許的一種行徑，而受有你的

故意的縱容：不過即使你縱容，這過惡

仍然不能逃避處份，而糾正也不能酣睡，

這事，爲了大家的安全與幸福，

也許會在它行進中將你得罪，

然而不做却也是可恥，所以需要

就必將使周慎前去執行。

傻子 因爲，你知道，大叔，

籬上的麻雀把鷓鴣養得那樣久，

它的頭就被它的小雛咬掉了。

這樣，蠟燭突然熄了，我們都落在黑暗裏。

李 你是我的女兒嗎？

岡 少說這種廢話了，大人。

我希望你能利用一下你那良好的聰明，

我知道你是有很多的：拋棄

這種態度，它在近來把你變得

簡直不似你本人了。

傻子 驟子不也可以知道車拉馬的時候嗎？ 噢，傻子！我真愛你。

李 這裏有誰認識我？ 這不是李耳王；

李耳可是這樣走路？這樣說話？他的眼神那裏去了？

若不然便是他的腦力已經變弱，他的清晰的觀察力

已然昏睡——哈！醒了？ 不是這樣的。

有誰人能夠告訴我，我到底是誰？

傻子 李耳的影子。

李 我真願意知道這個；因為憑着國王的尊嚴，知識，與理智，誰告訴我說我還有女兒

真是在騙我。

傻子 她們是想造成一個孝順的父親。

李 你尊姓大名，美麗的貴夫人？

岡 這種客套，大人，與你許多別的

新鮮玩意一樣味道。 我誠心請求你

正確的瞭解我的用意：

你已經年老而可敬，你應該很懂事。

你現在這裏養着一百名文武侍從；

他們如此不聽管束，如此荒唐縱放，以致我的宮廷也受了他們態度的傳染，看起來簡直像一家噪雜的酒館；縱慾而荒淫，使它不像典雅的宮廷，竟像酒店與妓寮。這可恥的本身都在要求立刻的救治：所以便請接受她的要求，若不然她便要取去她的所求，將你侍從的數量稍為減少，

至於剩下的，仍將依你為生的，都應該是一種與你年紀相合的人，知道他們自己的地位與你的身份。

李

黑暗同魔鬼！

披上我的馬鞍；把我的侍從召集在一起。沒良心的私生東西！我再不來麻煩你；我還有一個女兒呢。

岡

你打我的人；而你這一叢無秩序的流氓把他們的上司當僕人看待。

〔阿爾白尼上〕

李 苦惱啊，後悔太晚了，——〔對阿〕 啊，大人，你來了？

這是你的主意嗎？你說，大人。 備好我的馬。

忘恩負義的，你這鐵石心腸的惡魔，

你在一個孩子的地位上所表現的比那

海怪更爲可怕！

我求你，大人，請耐心些。

阿 李

〔對岡〕 可惡的鸞鷹！ 你撒謊：

我的侍從都是最上選的及具有難得的才德的人物，

他們都知道他們職責的最微細的部份，

而且用最正確的觀念維護着

他們名譽的光榮。 啊，最微小的疵瑕，

同蔻黛里亞相比，你顯得多麼奇醜！

你，似一件工具，竟強扭着自然的結構

脫離它固定的位置；把我心上的愛都提去

加在那苦辛的恨上。 啊李耳，李耳，李耳！

痛敲這扇門吧，是它放進去你的愚蠢，

〔敲頭蓋〕

而把你親切的判斷力放逐到門外！ 走，走，走，我的人們。

阿 我的大人，我是無辜的，因為我完全茫然
是什麼事使你如此動怒。

李

也許是如此的，我的大人。

聽啊，天，你聽；親愛的女神，你聽啊！

終止你的企圖，如果你本來打算

使這個東西也能開花結果；

把不生育的荒瘠傳進她的子宮！

令她滋育的機構完全枯乾；

從她這下賤的身體裏永遠不要生出

一個嬰孩來增加她的光榮！ 如果她必須養育，

就為她創造一個暴戾的孩子；令它活着

做為她的一種乖謬而反常的折磨的動力！

令他在她年輕的額前烙下蒼老的紋路；

用下流的淚水在她臉上掙出深深的溝道；

將她做母親的一切苦痛與歡喜

全變成譏笑與輕蔑；那樣令她自己覺到

一個忘恩負義的孩子是比毒蛇的牙齒

還要銳利多少倍！走吧，走。

〔下〕

阿 唉，我們敬奉的諸神哪，這是怎麼一回事？

岡 你用不着知道這緣由來使你苦惱：

你祇需令這種處置享有愛情所給予它的
那種範圍就行了。

〔李耳又上〕

李 怎麼，一下子就削去了我五十名侍從！
在兩星期間！

是怎麼一回事，大人？

李 我來告訴你；〔對岡〕不論生死！我真羞死

你竟有權力來將我男人的氣質如此震撼；

這許多熱淚，因了強制使我流的，

都會自你那裏獲得報應。風雷與惡霧都落在你身上！

一個父親之詛咒的流毒的傷害

將刺透你週身的每一種官覺！老而昏沉的眼哪，

你再爲這件事情悲哭，我就把你挖出來，

把你丟出去，同你所流出的水在一起，

拿出去合泥。是啊，竟到了這種地步？

就令它如此吧；不過我還有一個女兒，

我確實知道她是溫柔而多孝心，
當她聽見你幹了這種事，用她的指甲
她會抓爛你狼一般的面顏。你會發現
我仍然恢復你所認爲我已經永遠拋棄了的
那種尊嚴的地位；你必定會看見，我告訴你。

〔李耳，肯特及侍從人等同下〕

岡 你聽見這個了嗎，我的大人？

阿 我不能那樣袒護他，岡奈麗耳。

爲了我對你所有的深厚的愛，——

岡 請你，放心吧。喂，奧斯華，喂！

〔對傻子〕你，先生，不祇傻子，還有混賬，跟你的主人去。

傻子 李耳大叔，李耳大叔，等一等把你的傻子也帶去。

一頭狐狸，當人抓住了她，

而似這樣一個女兒，

一定該送到屠場上去，

若是我的帽子能買來一根繩。

這樣傻子就跟你來了。〔下〕

岡 這個人倒也有過好意見；——一百名騎士，

令他在手邊上保有一百名騎士真是

既聰明又安全；是的，那樣，在每一度夢中，每一陣噓聲，每一種想像，每一種艾怨，不悅，他都可以利用他們的力量來堅持他的任性，而使我們的性命聽憑擺佈。奧斯華，我說！可是，你也許是擔心太多了。

阿岡

總比放心太多更安全些；

請令我永遠先除去我所畏懼的，而不要永遠畏懼被除去；我知道他的心思。凡是他所說的我都已寫信告訴給我的妹妹；在我告訴給她那不相宜的地方之後，她還供養他同他的一百名騎士才怪，——

〔奧斯華又上〕

怎樣，奧斯華！

奧
寫完了，夫人？
怎麼樣，你把我給妹妹的那封信寫完了嗎？

岡
你帶幾個人作伴，立刻上馬去送；
把我所特別担心的事完全告訴給她；

然後在上面你自己再隨便加一些理由
令它看起來更充實有力。 你快去；

然後再趕快回來。（奧斯華下） 不，不，我的大人，
你的這種牛乳似的溫和及主張，

我雖然並不指責，可是，在寬宥之下，
你爲了缺乏智慧而應該受攻擊之處

實在遠超過你的有害的溫柔與應得的讚美。

阿 你的眼光究有多少銳利我倒說不出來；

不過時常爲了追求更好的我們却把那已有的也弄損。

岡 嗯，那麼——

阿 罷了，罷了；事已至此。

〔全下〕

第五景 同上的庭院裏

〔李耳王，肯特，及傻子全上〕

李 你拿着這些信先走到格勞斯特那裏去。 我女兒看了信之後問你什麼，你就回答什麼，此外不必多講。 若是你的勤快不够迅速，我會比你先到那裏。

肯 我的大人，在我把你的信交到以前，我決不睡覺。

〔下〕

傻子 若是一個人的腦子生在他的腳跟裏，豈不是要有生凍瘡的危險嗎？

李 是啊，孩子。

傻子 那麼就讓我請求你，高興起來；你的聰明就永不會鬆懈下去。

李 哈，哈，哈！

傻子 你會發見你的另一個女兒好好的招待你；因為她雖然同這個一式一樣，似螃蟹與蘋果一般相像，可是我依然能告訴你我能告訴你的話。

李 怎樣，你能告訴我什麼話，我的孩子？

傻子 她的味道會同這個完全一樣，像這個螃蟹同那個螃蟹似的。 你可能說出來爲什麼人的鼻子在當中嗎？

李 不能。

傻子 怎麼，當然是爲了在每一邊生一個眼睛啊；那是爲了在一個人嗅不出時，他還可以用眼睛去看。

李 是我對不起她——

傻子 說得出螞蝗怎麼製造它的殼嗎？

李 不知道。

傻子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能說出爲什麼蝸牛有一所房子。

李 爲什麼？

傻子 爲什麼，當然是爲了藏起它的頭來；它絕不肯把它的房子交給它的女兒，而令它

的軟角沒有穀子。

李 我要忘記我的性情。這樣慈愛的一個父親！我的馬匹都備好了？

傻子 騾子正在它們四週閒蕩呢。爲什麼七星祇有七顆星，那理由乃是個好理由。

李 因爲它們不是八顆？

傻子 正是，一點不錯；你會變成一個很好的傻子。

李 還是強制着將它接受。忘恩負義這個怪物！

傻子 如果你是我的傻子，大叔，我一定要打你一頓爲了你未老先衰。

李 那又是怎麼一回事？

傻子 你在未會變聰明之前是不應該先年老的。

李 啊，不要讓我變瘋，不要瘋啊，親愛的蒼天！

請令我的脾氣不要發作；我不願意瘋啊！

〔侍從上〕

怎麼樣了！馬匹都備好了？

侍 備好了，我的大人。

李 來吧，孩子。

傻子 她現在還是個處女的，她笑話我走去，

她不久就不是處女了，除非令事情就此中止。

〔八下〕

此
页
空
白

第二齣

第一景 格勞斯特子爵的城堡

〔愛得蒙上。古蘭從對面迎上來。〕

愛 保佑你，古蘭。

古 也保佑你，大人。我適才到你父親那裏，通知他康華爾公爵同他的夫人雷甘要在今晚到他這裏來。

愛 這是怎麼一回事？

古 我也不知道。你聽見外面傳說的事了吧；我指的是那種竊竊私語着的，因為它們還祇是咬耳朵的話？

愛 我沒聽見；請你告訴我，是些什麼事？

古 你沒有聽見快要有戰事發生了嗎，康華爾同阿爾白尼二公爵要啓靈？

愛 一點沒有聽見。

古 那麼你不久自會聽見的。再會吧大人。〔下〕

愛 公爵在今晚到這裏來？好極了，再好沒有的事！這件事強自擠進來扶助我的計劃成功。我的父親已經派出衛士來逮捕我的哥哥；

而我還祇有一件事，還有些捉摸不定，
這事我必需立刻去做；簡單與好運，下手吧；
哥哥，有一句話；下來，哥哥，我說。

〔埃德加上〕

我的父親在監視着；啊老兄，趕快逃開這個地方；
已經有人將你藏在這裏的消息走漏；
你現在正好可以利用黑夜的遮蔽；
你是不是會說過康華爾公爵的壞話？
他正在到這裏來；現在，在黑夜，急急的，
還有雷甘同他在一起；你是否說過什麼話
在他這面罵過阿爾白尼公爵？
你仔細考慮一下。

埃 我確實知道，什麼話都沒有說過。
我聽見我們父親來了；請你原諒我；
我必需假裝着對你拔出刀來的樣子；

你拔刀；好像是保禦你自己；你現在快走。

放下刀；到我父親面前來。火把，喂，這裏！
快逃，哥哥。火把，火把！現在，再見！

〔埃德加下〕

使我自己流點血會引起一些意見

〔將手臂自行刺傷〕

說我的行動多麼勇猛；我會見過醉漢

爲了嬉戲都比這個更甚。父親，父親！

站住，站住！沒人救我？

〔格勞斯特上，僕人多名持火把全上〕

格 喂，愛德蒙，這惡棍在那裏？

愛 他適才立在這黑暗裏，他的刀鋒出鞘，

口裏念着惡毒的咒語，拘着那月明

爲他做降福的女主，——

格 可是他到那裏去了？

愛 你看，大人，我流血了。

格 那壞蛋那裏去了，埃德蒙？

愛 向這邊逃去了，大人。當他無法——

格 快去追他，喂！快去追。〔僕人數名下〕當他無法怎樣？

愛 無法說動我去謀殺你大人；

但是我告訴他，那復仇的天神會用

他們全部的雷霆來殛死殺父的逆子；

我又說，孩子與父親之間的關係

是多麼深切多麼重；大人，到後來，

他看我立定主意做厭恨他的反對人

反對他那違反天理的圖謀，他就露出兇相，

用他事先備好的利刃，他一刺到底的

向我毫無準備的身體刺來，刺傷了我的臂；

可是當他看見了我最警醒的精神，

在是非的爭持中從不氣餒，現在更爲激昂，

不然便是爲了我的呼喊而胆怯，

他突然的轉身逃遁。

格

令他遠遠的逃吧；

他不會長留此地而不遭受到逮捕；

而捉到——便打發他。那高貴的公爵，我的主人，

我高尚的支柱與保護者，今晚要到這裏來；

藉他的威力我要將這辦法宣佈，

不論何人凡是捉住他的都有重賞

將這企圖弑父的懦夫捉送到案；

凡是包庇他的人都將被處死。

愛

當我勸告他放棄這種圖謀而發現他

立定主意要做的時候，我就故用危言

來恫嚇他說我要去報告；他回答我說

「你這不識抬舉的私生子！你可是以爲，

如果我出來與你對抗，在你身上

還會有什麼信任，德行，與身價存留

足以使你的話爲人所信？不會；凡是我所否認的，——

這事我當然否認；是啊，雖然你全盤托出

我行爲的真相，——我仍可以將它一切

轉嫁給你的提議你的設計與可詛咒的陰謀；

而如果他們世人不以爲我的死會對於你

極爲有利，因而這事實便是你的起意的

豐富而有力的刺激，那你才一定是

將他們都看成了傻瓜。

格

真是最頑而兇惡的惡棍！

他可能否認這封信？譬如我沒有他這兒子。

〔幕後鼓號聲〕

聽，這是公爵的號鼓響！我不知道他爲什麼來。

我要把一切港口堵住；這惡棍絕不能遁逃；

公爵一定得答應我這要求；此後，我還要

將他的畫像分散到各處，令全國各地

都對他嚴加注意；致於我的財產土地，

忠心而孝順的孩子，我一定盡力設法

使你將它們承受。

康 怎麼樣，我高貴的朋友！自從我到了這裏，

我祇能說是現在的事。我聽見了奇怪的新聞。

雷 倘若真是事實，對於那犯人所加的一切

報復的方法恐怕都嫌不足的。怎麼回事，我的大人？

格 啊，夫人，我的老心都碎了，都碎了。

雷 怎麼，我父親的乾兒子竟想謀害你的性命？

他還是我父親起的名字，他？你的埃德加？

格 啊，夫人，夫人，羞慚寧願將它瞞起的！

雷 他是不是時常同那些服侍我父親的

放任無禮的騎士們在一起？

格 我不知道，夫人；這事太壞了，太壞了。
愛 是的，夫人，他是屬於他們一夥的。

雷 那麼，他雖受了壞影響，也就無足爲奇了；
一定是他們鼓勵他去謀害老頭子的性命，
想要痛快的浪費他的全部產業。

我就在今晚，已經從我姐姐那裏
知道許多關於他的事；所以我就提防
如果他們想到我的家裏去住，
我就避不見面。

康 我也是的，我告訴你，雷甘。

埃德蒙，我聽見你對於你父親很盡了
一些爲子的責任。

愛 那是我的責任，大人。

格 他迫不得已的洩露了他的陰謀；同時還
受了傷，你看，當他想將他捉住的時候。
康 有人去追捕他嗎？

格 是的，我的好大人。

康 如果能將他捉住，我再不用擔心

他爲非做歹了；你自己去作主

你可以隨意使用我的權力。至於你，埃德蒙；

你的品德及服從的天性已經在這件事上

充份的將你表揚，你從此是屬於我們的人了；

我們正需要似你這種天性純厚足可深信的人，

我將你第一個延攬。

愛

我將服侍你，大人，

真誠的，不論在什麼場合。

格

我爲他謝謝你大人。

康

你還不知道我們爲什麼來拜訪你，——

似這樣時候不宜，穿過籠罩着黑暗的夜裏；

高貴的格勞斯特，是一些猶疑不決的事故，

使我們必需爲之聽取你的意見；

我的父親他寫信來，我的姐姐也有信，

講到意見上的不合，這事我想最不宜於

自我家裏寫回信；有幾個送信人在這裏

都在等着回音。我的良善的老朋友，

請你暫切寬懷，而把你

有用的意見交給我們使用，
因為這事急於立刻處理。

格

我一切遵命，夫人；

你們二位大人是極受歡迎的。

〔同下〕

第二景 格勞斯特的城堡前

〔肯特及奧斯華先後上〕

奧 你早晨好哇，朋友；你是這裏的人嗎？

肯 是啊。

奧 我們把馬牽在那裏？

肯 在泥塘裏。

奧 請你，若是你對我有好感，你就告訴我。

肯 我就是對你沒有好感。

奧 那麼，好，我同你就算不相干。

肯 若是我能把你關在李普斯勃利的牛羊欄裏，我就會叫你同我相干了。

奧 你爲什麼這樣對待我？我都不認識你。

肯 夥計，我可認識你。

奧 你認識我是個什麼人？

肯 一個蠢才，一個流氓；一個吃爛肉的；一個下賤的，驕傲的，浮淺的，乞丐一樣的，三件衣裳的，一百磅重的，骯髒的，穿着最壞的襪子的蠢才；一個胆小如鼠的，投機取巧的小人，娼婦養的，顧影自憐的，逢迎讒媚的，瑣碎卑賤的混蛋；一只箱子，衣鉢相傳的奴才，你這人爲了討主人歡喜都情願當老鴿，你是什麼東西，祇是一個蠢才，乞丐，懦夫與王八的混合體，是一條雜種母狗的兒子同後代；你這個東西若是敢把我在上面加給你的稱呼否認一個，我就把你打得同畜生一樣的亂叫。

奧 怎麼回事，你是個多麼粗魯無禮的傢伙，你這樣罵我，你既不認識我，我又不認識你？

肯 你真是個面皮厚透的奴才，你竟敢否認你認識我！自從我在國王面前將你擻個跟頭打了一頓，有兩天嗎？拔出刀來，你這流氓；因爲這雖是黑夜，月亮却仍在頭頂；我來把你做成月光湯裏的包渣；拔刀，你這娼婦養的，下賤的販賣理髮匠，拔刀。

〔拔出刀來〕

奧 走開！我同你沒有糾葛。

肯 拔刀，你這流氓；你是送信來的專說國王的壞話；你站在虛榮的那一邊當傀儡，來陷害她父親的高貴與尊容；拔刀，你這混帳，若不然我可要削下你的腿肉去燉湯；拔刀，你這流氓，你拿點本事出來。

奧 救命啊，來個人；殺人了！救命啊；

肯來兩手，你這奴才；站住，混蛋，站住；你這裝模做樣的王八蛋，來兩手。

〔打他〕

奧救命啊，快來！殺人了！殺人了！

愛怎麼回事！是怎麼一回事？

肯問你，好好先生孩子，你隨便說吧；來，我正要拿你開刀呢；你過來，小先生。

格拿武器來！拿刀槍！這是怎麼一回事？

康住聲，你們不要命了；

誰再先動手，就把誰處死。是什麼事？

雷是我姐姐同國王的兩個送信人。

康你們爲什麼事爭吵？說。

奧我氣都喘不過來了，我的大人。

肯倒也不足爲奇，你的勇氣既受了如此激動。你這懦怯的流氓，上天都拒絕承認你

；是一個裁縫造的你。

康你真是個希奇的人；裁縫會造一個人？

肯是的，裁縫造的人；石匠同畫工即使才學過兩小時的手藝都不會把他造得這樣壞。

康你再說，你們這樣爭吵是怎樣來的？

奧這一個老混子，大人，我看得他灰白鬍子的面上饒過他的性命，——

肯你這娼婦養的劣種！你那用不着的信！我的大人，若是你肯答應我，我要把這

信口雌黃的東西蹂爛在石灰泥裏，用他來把廁所的牆皮塗厚一層。饒我的灰白鬍子，你這搖尾巴的？

康
住聲，漢子！

你這撒野的奴才，你竟不知尊卑長上？

肯
知道的，大人；可是怒氣也有它的特權。

康
你爲什麼發怒？

肯
似他這樣一點誠實都沒有的人

竟也佩一把刀。似這樣發臭氣的流氓，

同老鼠一樣，總是把那聖潔的繩索從中咬斷

在它過於纏亂而不得解開的時候；平息下去

每一種按主人的天性都應該激起的感情；

在火上加油，在較冷的時候加雪；

否否，唯唯，似海鳩的啄一樣完全隨着

它們主人的風暴與變幻而改變着方向，

除了跟隨之外，什麼都不知道，同狗一樣。

叫你這付羊角瘋的臉得一陣瘟疫；

你還對着我的話冷笑，當我似個傻子？

雁鵝，若是我在撒命平原上看見你，

我可要把你趕得咚咚的叫，趕到開婚洛的家裏去。

康 喂，你可是瘋了，老頭子？

格 你們怎樣吵起來的？先說這個。

肯 沒有一種敵對能似我與他這混人這般

包含如許的反感。

康 你爲什麼叫他做混人。他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肯 我不喜歡他的面孔。

康 我的，他的，同她的也許也不見得更使你喜歡。

肯 大人，我的職務使我應該坦白；

在我那得意的時候我所看見的面孔，

要比今天在我面前的任何一個肩膀上

所裝着的都高明多了。

康 這正是那種傢伙，

他曾爲了坦白受過讚美，就染上了

一種無禮的粗魯，故意造作使他的外表

完全脫離了他的本質；他不會諂媚，他，

有一顆誠實而坦直的心，他一定要說真話！

如果別人肯接受，很好；如不然，他仍是坦直；

我很知道這種混人，他們在他們的坦直中比二十個愚蠢的，打躬卑身的，小心翼翼的進行他們職務的奴才還要包藏

更多的譎詐與更卑污的目的。

肯 大人，說好真的話，說誠懇的真實，

得你偉大的儀容的慨然允諾，

它的威力，似那熠熠發光的斐勃斯神的顏面上的發射的火燄的金環一樣，——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肯 擺脫我那慣用的言語，你既然如此的不加欣賞。我知道，大人，我是不會說中聽的話的人；那個用坦白的言語來欺哄你的乃是個坦白的蠢才；這個在我這方面我是絕對不情願擔當的；雖然我爲了使我那樣，却會使你大人不很高興。

康 你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他？

奧 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他；

在最近他覺得能够打我我便能

得國王他的主人的歡心，他的誤認；

那時他，投機取巧，迎合他的不愉快；

會把我從後面絆倒，我摔倒之後，他就一面侮辱，

一面罵我，自己裝出那樣英雄的樣子，
令他身價陡增，博得了國王的讚美

爲了他企圖制勝一個自己不屑同他爭的人；
現在，因爲這種事而得意，

又在這裏向我拔出刀來。

肯

這種蠢才同懦夫

亞傑克斯都變成他們的傻子了。

康

把大枷抬出來；

你這冥頑的老奴才，你這白頭的放肆東西，

我來教教你，——

肯

大人，我已經老得不能再學習；

你不必爲我抬出你的枷來；我是服侍國王的；

我是爲了他的差使被遣派到這裏來的；

你若是枷起他的使者，你就表示太少的

敬意，對我主人的身份與本人表示了

太多的大胆的惡意。

康

把大枷抬出來！祇要我有生命與榮譽，

他就要在這裏坐到中午。

雷 到中午！到晚上，我的大人，而且還有整夜。

肯 爲什麼，夫人，即使我是你父親的狗，你也不應該如此待我。

雷 先生，正因爲是他的蠢才，我才如此。

康 這傢伙正是同我們的姐姐所說起的

一式一樣的人。來，把大枷抬出來！

〔大枷抬上〕

格 請容我請求你大人不要如此做：

他的過錯誠然衆多，可是那善良的國王，他的主人，

自會將他制裁：你們所想到的最重的刑罰

乃是用來對付那些最下賤的及最不可恕的

可憐的人們的，爲了他們偷竊以及時常

犯的擅入產地的罪：國王一定爲之不快，

他的身份竟在他使者的身上如此遭到輕視，

竟把他如此拘罰。

康 一切由我負責。

雷 我的姐姐對這事會更高興，

若是使他的使者爲了替她辦事受到

侮辱與打罵。把他的腿枷上。

〔把肯特枷起〕

來吧，我的好大人，走吧。

〔除格勞斯特及肯特外均下〕

格 我真爲你難過，朋友；這是公爵爺的脾氣，

他的行事，全世界人都知道。

不許攔阻也不許妨礙：我去替你求情。

肯 請你不必，大人：我已經看得同跑得很是辛苦；

有時候我就睡覺睡過去，其餘的時間我就吹口哨。

一個好人的運命也會從腳後跟溜出去的：

問你早安了！

格 這事全是公爵的不是；一定要發壞影響的。

〔下〕

肯 善良的國王啊，你必得相信平常人的話，

從上天的祝福之中都跑到了

溫暖的陽光底下！

來吧，你這卑下世界的火把，

藉你那令人溫暖的光芒，我好

閱讀這一封書信：除了在苦痛中，

沒有時候有近似神奇的事：我知道這是蔻黛里亞寄來的，
真是幸運，她已經知道了我這

隱瞞的工作；而且還要設法補救

這奇醜惡極的情形，設法將這些損失

一一彌補。真是全身疲倦，注意過久了，

沉重的眼皮啊，你就利用這時機，不要

矚目於這一座可恥的宅第了。

命運哪，晚安了：再一度笑靨吧；轉起你的輪子。

〔入睡〕

第二景 樹林裏

〔埃德加上〕

埃 我聽見我的名字被公開宣佈；

在一顆樹的救命的窟窿裏，我總算

逃脫了他們的追捕。沒有一個可以通行的港口，

沒有一處的警衛與那最不平常的戒備

不是在準備將我捉拿。我既能逃逸，

我就要保全我的生命：我正在想

裝出那貧窮，爲了賤視人類，

所給予人類的那種最近似野獸的

最卑賤的形狀：我要在臉上塗抹污泥；

在身上披着破毯：把頭髮滾成亂結；

同時用突露的裸身去抵抗

那風雨與上天的一切刑罰。

鄉間的貝得蘭乞兒，他們給我

榜樣與先例，他們，用粗啞的嗓音，

在他們的僵木而自抑的手臂上刺入

短針，木刺，釘子及迷迭香的短枝；

他們帶着這些駭人的東西就是從小田舍，

可憐的風雨吹打的村莊，羊圈，與磨房裏，

有時用瘋子似的咒語，有時用祈禱，

強乞他們的食糧。可憐的特萊高！可憐的湯姆！

他還算是個人：我埃德加却什麼都不是了。

〔同下〕

第四景 格勞斯特的城堡前 肯特坐木樞上

〔李耳，傻子，及侍從等同上〕

李 真是奇怪他們怎會離開了家

而不叫我的送信人回來。

侍 據我知道，

在頭一天晚上他們還不會打算有

這次出行。

肯 讚美你啊，高貴的主人！

李 咦！

你可是把這種可恥的事當做消遣？

肯 不是，我的大人。

傻子 哈，哈！他也戴起無情的襪帶了。馬是縛在頭上，狗同熊在頸上，猴子在腰上

，人在腿上，若是一個人的兩條腿太有勁，他就會穿一雙木頭的短襪子。

李 是什麼人竟敢如此不敬你的地位

把你放在這裏？

肯 就是她同他；

你的女兒同女婿。

李 不是。

肯 是的。

李 不是的，我說。

肯 我說，是的。

李 不是，不是，他們不會的。

肯 是的，他們做了。

李 朱彼得在上，我起誓，不是的。

肯 朱諾在上，我起誓，是的。

李 他們不敢做，

他們不能，也不會做這事；這比殺人還壞，

對於他們所尊敬的人幹出這種大不敬的事：

告訴我，儘量迅速的，是否是

你罪有應得，還是他們強加給你，這種待遇，

對於我所派來的人。

肯 我的大人，當時在他們家裏

我將你大人的信件才交呈給他們的時候，

在我還未會自我屈膝表示敬意的地方

立起身來，就來了一個熱氣騰騰的使者，

爲了急忙冒着汗氣，喘氣吁吁，匆匆的說出他的女主岡奈麗耳的問候語；

他交上了信，雖然是在休息期間，

他們立刻就拆來讀了；爲了那個內容，

他們立刻召集了隨從，立刻上馬起身；

命令我隨着來，等待他們的閑暇

再來作覆；用冷淡的臉色對待我；

而在這裏我碰見了那一個送信人，

我看，是因爲他的受歡迎才毒害了我的事，——

而他正是那個傢伙，在最近

對你大人表現得那樣無禮的那個人，——

那時在我身邊除了急智更無別人，我就拔刀出來；

他嚇壞了就拼命的喊，把所有的人都驚起，

你的女兒同女壻覺得這件事值得

令我忍受我現在所受的恥辱。

傻子 若是野鵝向那邊飛，那麼冬天還沒有過去。

爲父的披着破毯頭

不要令他的孩子們瞎了眼；

祇有爲父的拿着錢口袋

才能看見孩子們的和悅色。

命運哪，那下賤透了的娼婦，

永遠不會將鎖鑰交付給窮人。

不過，爲了這件事，你有多少女兒，你就會有多少苦惱，足夠你數一年的。

李 啊，這一股酵氣簡直逼上我的心來！

發瘋啊 Hysterica Passio 壓下去，你爬上來的悲哀，

你在下深埋的氣質！這個女兒在哪裏？

肯 同那位子爵在裏面，大人。

李 不必跟我來：

等在這裏。

侍 除了你所說的，你沒有別的開罪的地方？

肯 沒有。

國王怎樣會祇帶着這麼幾個人來？

傻子 你若是爲了這種問題被枷在枷上，你才叫做罪有應得。

肯 爲什麼，傻子？

傻子 我們可以把你送到一個螞蟻學校裏去學習，教給你冬天裏本來應當不做事。凡

是靠着鼻子引路的人都是靠着眼睛走路的瞎子；而在二十個鼻子裏竟沒有一個能聞

得出他是發臭氣的。在一個大輪子從山上滾下的時候，你要快放手，不然你會因為拖着它而跌斷你的頸；但是在那大人物走上山去的時候，你就使他把你拖在後面。若是有一個聰明人給你一個更好的意見時，你就把我的還給我：我願意祇有蠢才聽從這句話，既然說這話的本來是傻子。

凡是爲了財物搜尋而當差，

祇爲了外表才追隨的，

都應該在開始落雨時就捲鋪蓋

把你一個人留在大雨裏。

可是我却不走；傻子要停留，

讓那些聰明人都高飛：

凡是跑開的蠢才都變成傻子；

而傻子却不變蠢才，大概。

肯 你從哪裏學來的這個，傻子？

傻子 不是從木枷裏，傻子。

〔李耳重上，及格勞斯特。〕

李 不肯同我說話？他們生病了？他們累了？

他們整夜裏不停的走路？都是假話；

都是造反同推脫的痕跡。

去給我拿一個好點的答覆來。

格

我親愛的大人，

你知道公爵的火一樣的脾氣；

他自己打定了主意簡直不能移動
牢不可破。

李

報仇！瘟疫！該死！混帳！

火一樣？什麼性情？怎麼？格勞斯特，格勞斯特，

我要同康華爾公爵同他的老婆講話。

格

可是，我的好大人，我是這樣告訴他們的。

李

告訴他們！你懂得我的話了嗎，漢子？

格

是的，我的好大人。

李

國王要同康華爾講話；那親愛的父親

要同他的女兒講話，吩咐她侍候：

把這個話告訴他們了？我的氣息同血液！

火一樣？火一樣的公爵？告訴那熱公爵說！

不要，且慢些：也許他是不大舒服：

病體一直是在疏忘着我們健康人

所必須盡到的職責；常常態受到壓逼，

吩咐那內心同肉體一同遭受苦痛的時候，

我們就由不得自己：我一定要抑制；

我是因了較頑固的意志而顛倒

誤把那害病的不適的時節

當做了健康的人。我的該死的國！〔看見肯特〕

爲什麼要他坐在這裏？這種行爲令我相信

公爵同她的這一次搬動完全是

故意的。把我的僕人放出來還我。

你去告訴公爵同他的妻說我要同他們講話，

現在，立刻去：吩咐他們出來聽我的話。

若不然我就要到他們的寢室門口去打鼓

令它把睡眠敲個死。

格 我但願在你們之間一切和氣無事。〔下〕

李 啊天，我的心，我的漲裂的心！不管怎樣，靜下去！

傻子 對它喊，大叔，像是倫敦城裏女人對着鯉魚喊的那話一樣，當她把它們活生生的

放在麵糊裏，她用一根棍子把那些花頭頂打下去，一面喊「下去，浪蕩子，下去」

！還有她的兄弟，純是爲了對於他的馬匹的善意，才在乾草上塗了白脫油。

〔康華爾，雷甘，格勞斯特及僕役多人同上〕

李 你們兩人早安哪。

康 讚美你大人的聖躬。

〔肯特被釋放下來〕

雷 我真歡喜看見你大人。

雷甘，我想你是的；我知道是什麼理由

使我必需如此想：如果你再不歡喜

我真都要使我自己同你母親的墳墓仳離，

去墓表一個蕩婦了。〔對肯特〕啊，你自由了？

過些時候再談這事。親愛的雷甘。

你的姐姐真不是個東西：啊，雷甘，她在這裏〔指心〕

傳上了一種利齒的忤逆，似鳶鷹似的：

我幾乎都同你說不出話來了；你都不會相信

她用了何等卑賤的性子——啊雷甘！

雷 我請你，大人，要忍耐，我是在想

你對於她的長處的認識恐怕還不及

她之履行她的責任。

李 你說，你說什麼？

雷 我想我絕不能相信我的姊姊對於她的責任

有最微細的失責之處：如果大人，也許是她設法約束了你從人的擾亂行爲，

那一定是根據於一種理由，爲了完善的目的，想使她自己免去一切的責難。

我詛咒她到死！

雷 李

啊，大人，你已經老了：

你身上的情形正好涉及了她的範圍的

邊緣：你應該受某一件謹慎的

拘束及引領，它對於你的狀況認識得

比你自己更清楚。所以，我請求你，

你務必重新回到我的姐姐那裏去；

說你冒犯了她，大人。

李

請求她的原諒？

你祇須看看這種事對於這份家世如何配稱：

「親愛的女兒，我自承我是老了；〔跪下〕

年老是不需要的：我跪下來哀求，

哀求你給我衣裳，床榻及食糧。」

雷

好大人，不要再這樣了；這些都是難看的把戲：

你回到我姐姐那裏去吧。

李
〔立起來〕

永遠不能，雷甘：

她曾經將我的侍從剪除了一半：

用憎厭的眼色看我；用她的那一條舌頭，

蛇一般的，痛擊到我的心裏：

我要使那貯藏在天上的全復仇的行爲

都落在她忤逆的頭上！ 痛吹她年輕的骨頭，

你侵襲一切的天風，令她的腿變跛！

算了，大人，算了！

李

你矯健的閃電，將你眩人的火光刺進

她蔑視的雙眼！ 你浸滿了瘴癘的毒霧，

受了那強大的陽光之吸引，你銷毀她的美貌，

降落下來擊毀她的狂傲！

雷

啊祝福一切的天神哪！你也會願我如此，

在你使起這種暴燥的性子時。

末

不會，雷甘，你永遠不會受到我的詛咒：

你用溫柔看待一切的性情絕不會使你

變成無禮不孝；她的眼光全是兇光；可是你的

却令人心安而不逼人。你絕不會

怨艾我的遊樂，削減我的侍從，

同我爭吵個不停，減縮我的排場，

而最後，是反對我走進門來的

那一柄七首：你更爲知稔

天性的職責，父女之間的關係，

禮貌的形式，感謝的本份；

你絕不會忘記你的這一半王國

乃是我賜給你的。

好大人，不要這樣東拉西扯的。

雷

是誰把我的人枷在木枷裏的？

〔幕後號聲〕

康

這是什麼號聲？

雷

我知道，是我姐姐的：這個她信裏已經說明，
她不久就要到這裏來。

〔奧斯華上〕

你家夫人來了嗎？

李

這一個混賬的奴才，他輕鬆的倨慢，

完全依賴着他所跟從的她那易變的恩典。

滾出去，奴才，我不要見你！

你大人，這是什麼意思？

李 康

是誰把我的僕人枷起來的？雷甘，我真希望

你不知道這件事。是誰來了？啊天哪！

〔岡奈麗耳上〕

如果你還愛老年的人，如果你可愛的力量

還允許服從，如果你自己也會年老，

就令這個做爲你的緣由；請她出去，立在我這邊！

〔對岡〕你看見這一抹白鬚竟然不知羞恥？

啊雷甘，你竟肯同她去握手？

岡

爲何不可握手，大人？我怎麼得罪了你？

凡是被冒失所發現，被任性所如此

稱呼的事全不是罪過。

李

啊脊骨，你太堅實了：

你們還受得住？我的僕人怎會在木枷裏？

康

是我把他枷在那裏的，大人；可是他自己的

亂鬧正該如此處罰。

雷 李

你！真是你？

我請你，父親，你已老弱，像是如此。

如果，你肯先回去同我的姐姐同住，

把你的侍從遣散一半，住到你的月頭，

然後你再回來：

我現在是離開了家，完全缺少那種

必需用以款待你的一切供應。

李

同她回去，把侍從遣散五十名？

不能，我寧肯誓絕一切的屋頂，甘心選擇

去與那天風的敵意相搏鬥；

去與那餓狼梟鳥做友伴，——

甘受困苦的利錘！ 同她回去？

哼，那熱情的法蘭西王，他接受了我的幼女

毫沒有嫁奩，我都寧願被引領到他那裏

跪在他王座的前面，似老紳士般，乞求他的年俸，

令這卑賤的生命得以延長。 同她回去？

還是勸我做這一個可惡的馬夫的

奴才同馱馬吧。

〔指奧斯華〕

岡 那麼就聽便了，大人。

李 我求求你，女兒，不要逼我成瘋：

我再不會打擾你了，我的孩子；永別了：

我們從此再不必相見，誰也不必見誰：

可是你仍然是我的骨肉，我的血，我的女兒；

也許竟是我血肉當中的一塊病，

我不能不稱它是我的：你乃是我腐爛的血中的

一個膿包，一個惡毒的瘡，

一攤腥臭的膿。可是我也不必罵你了：

在你自己羞愧的時候再羞愧吧，我也不想催它快點來：

我也不想吩咐那掌管霹靂的來殛你，

也不去嗷嗷將你的爲人告訴給高踞在上的約芙神，

在你能補救時再補救吧；最好是當你無事可做的時候：

我能够忍耐；我能够同雷甘一道住，

我同我的騎士一百名。

雷

并不都是這樣的，

我還沒有想望你們來；也還沒有預備好

給你們妥切的歡迎。大人，請你聽我姐姐的話；

因爲那些用理智來判斷你的感情的人們
都會滿意的認爲你已經老年，所以——
不過她是知道她的行事的。

這可是正經話？

李
雷 我都敢爲它起誓，大人；什麼，五十名侍從？

這不是已經很好了？你要更多有什麼用？

是的，這樣多，想到了管制及危險豈不

都是對於這個數目不利？ 在一所房子裏

這麼多的人，分由兩人指揮，怎樣能夠

和氣相處？ 這事真難；幾乎是不可能。

岡 你爲什麼一定不可以，我的大人，接受

她或者是我所稱爲僕從的人們的服侍？

雷 爲何不能呢，我的大人？ 如果萬一他們慢怠了你

我們也會轄制他們。 如果你要到我這裏來，——

因爲現在我看出了一點危險，——我請求你

祇帶二十有五個人來；再多了，

我可沒有地方同精力招呼。

李 我把一切都給了你們——

雷 你給的倒正是好時候。

李 使你們做我的照應者，管理我的產業；

可是我也保留着這一個條件要這許多人

來服侍我的。什麼，我到你這裏來時必需

祇帶二十五人，雷甘？這話是你說的？

雷 我還可以說一遍，我的大人：我不能答應更多。

李 那些可惡的生物同別的更可惡的比較起來

竟然是面目可喜了：祇要不是最壞的

已經值有相當的讚美了。（對雷）我決定跟你去：

你的五十究竟還是二十五的雙倍，

而你的愛也比她的多一倍。

雷 聽我說，我的大人：

你爲何需要二十五個，十或五，

在我那家裏足有兩倍此數的人

受有命令來將你服侍？

雷 甚至何需一個？

李 啊，不必說什麼需要的理，我們最下賤的乞兒——

對於他們連最寒儉的物件都是多餘：

在本能的需要之外再不必給他其它的事物，

人類的生命原是同禽獸的一般卑賤：你是一位貴婦人；

倘若祇要穿暖了便已經算是華麗，

那麼，你又何需你所穿戴的這些華麗的衣飾，

它們都不能使你很暖。不過，談到真正需要，

你蒼天哪，給我那種需要吧，我正在需要忍耐！

你們看見我在這裏，你們天神，一個可憐的老頭子，

似年齡一樣充滿了痛苦，而兩種都堪憐得可以！

如果是你們挑撥起這兩個女兒的心

來同她們的父親作對，你們就再不要哄騙我

使我馴良的將它承受：請用那高貴的怒火激動我，

而不要用那婦人的武器，懦弱的眼淚，

來玷污我男子的面頰！不能，你們違反天良的醜女，

我要向你們兩個一體復仇，

令全世界都要——我一定那樣做——

它們是什麼，我還不知道；但是它定將是

這世界上的駭人的事。你們想我會哭；

不，我絕不哭：

我有不盡的該哭的理由；可是在我落淚之前，我寧願這顆心裂爲成千上萬的

碎片。啊，傻子，我真要瘋了！

〔李耳王，格勞斯特，肯特及傻子同下，暴風雨交作。〕

康 我們進去吧；一陣大風暴來了。

雷 這所房子太小；那老頭子同他的人們

在這裏不能有好的招待。

岡 全是他自己作孽；不肯好好的享福

偏要嚐這種愚蠢的滋味。

雷 祇是這一點最要緊，我可以高興的接待他，

可是一個從人都不能有。

岡 我也是這般主意。

我的格勞斯特大人在哪裏？

康 跟那老頭子去了，他回來了。

〔格勞斯特又上〕

格 國王生氣極了。

他到哪裏去了？

格 他叫人備馬；可是我不知道他要到哪裏去。

康 最好是聽他自去；他是一切自己作主。

岡 我的大人，無論如何不要留他住下。

格 唉呀，夜色已經深了，這料峭的風

吹起來都令人疼痛；在周圍許多哩以內

幾乎連一叢草木都沒有。

雷

啊，大人，對於頑固的人，

他們咎由自取的痛苦正應該是

教訓他們的教師。把你的門都關起來：

他的身邊正有一羣亡命之徒；

他們要挑撥他去做的事，很容易

將他說動的，令謹慎的人不得不提防。

康 把你的門都關起來吧，我的大人；這是一個狂野的夜：

我的雷甘的主意很是，快躲開這風暴。

〔同下〕

第三齣

第一景 一片草原上

〔風暴仍在繼續。肯特及一紳士自兩端上，相會〕

肯 那邊是哪位，除了壞天氣之外？

紳 這人的心思同天氣相同，最不寧靜。

肯 我知道你了。國王在哪裏？

紳 在那邊同那惱人的風雨相搏鬥；

命令那天風把這大地吹到海洋裏去，

或是令高捲的波濤漫溢過這大陸，

使這萬物變形或是消滅；痛扯他的白髮，

那狂猛的風暴，用着無眼的怒火，

痛揪着它不歇，毫不留情；

他在這小小的人的世界中盡力的傲視

那來往激盪個不停的風和雨。

在今天晚上，那失去了幼子的母熊都會蜷臥，

那雄獅與肚腹苦飢的惡狼都要

保持它們的皮毛乾燥，他却光着首奔跑，叱喝着把一切都收去。

肯

可是有誰同他在一起？

紳

除了傻子，沒有別人；他盡力的想說笑話掩過他傷心的損害。

肯

先生，我很知道你；

於是我敢，憑着我聲名做保證，

向你述說一件緊要的事。在阿爾白尼

同康華爾之間有一種嫌隙，雖然

雙方的狡詐都把它在表面上掩起；

他們有——誰又沒有呢，他們偉大的命星

既已躍登寶座高高在上？——一些僕從，看起來很像，

乃是法國僱用的密探與間諜

專門探聽我國的消息；凡是他們所見到的，

不論是兩個公爵的鼻烟壺或行李，

還是他們兩人對這年邁而仁善的國王

所採取的嚴酷的待遇；或竟是更深遠的事，

也許這些對於那個祇是奠基的工作；

不過，真的如此，從法國已經有一支大軍
來到了這個破碎的王國；他們已經，

因我們的疏忽而方便，在幾處最好的港口
暗暗的立足，而且即將公開的

展開他們的旗幟了。現在你呢：

倘若你敢在我的信用上如此信賴，

我便請你立刻急馳到多佛港去，你會發見

有人要重重的謝謝你，你去正確的報告

國王足有正當理由可以怨說的那種

違反人情與令人發瘋的苦惱。

我乃是一個系出名門受高尚教育的人士；

現在，出於某一種判斷與確信，將這事

托付給你。

等一會我問你再談這事吧。

紳 肯

不，不要如此。

爲了證明我的身份遠超過

我外表的樣子，你去打開這一個口袋，

拿去裏面的東西。如果你看見寇黛里亞，

不必担心，你一定見得到她，——把這戒指給她看；
她就會告訴你的這個朋友是誰，

雖然你還不認識。這風暴真該死！
我要去找國王了。

紳 請同我握手吧：你沒有別的話了嗎？
祇有幾個字，可是，事實上，還不能盡說，——

就是，在我們找到國王時，——這事，請你辛苦，
那邊走，我從這邊走，——誰先看見他
就喊誰一聲。

〔先後下〕

第二景 草原上另一處 風雨交作

〔李耳及傻子同上〕

李 吹啊，風，吹炸你的顛！狂吹啊！吹！

你滔滔的洪流同風暴，都傾盡啊，

淹沒我們教堂的塔尖，淹死那指風鷄！

你充滿了硫磺與滅絕思想的電火，

劈裂着橡樹的霹靂的狂妄的先驅，

你燒焦我的白頭！而你呢，震撼一切的雷霆，把這世界的重濁的圓球一下子壓扁！

把那製造負恩的人類之自然的懷抱完全震裂，

令一切的胚胎全都瀉流！

傻子 啊大叔，到一所乾房子去求聖水都比這戶外的雨水好些。好大人，進去吧，去求你女兒的祝福：這樣一種晚上不論聰明人同傻子，它全不憐憫的。

李 你轟響個飽吧！閃哪，電！傾吧，雨！

不論暴雨，狂風，霹靂與電火全不是我的女兒：

我不責備你們，你們天上的雷雨，說你們不仁：

我從來沒有把王國送給你們，叫你們做孩子，

你們對我也不欠什麼責任：那麼就盡量放出

你可怖的快意吧；我站在這裏，你們的奴才，

一個可憐的，病弱的，沒人看得起的老頭子：

可是我仍然要喚你們做奴性的臣子，

你們同兩個心腸狠毒的女兒同謀合夥，

從高高在上的地方突擊下來打擊這一個頭顱

這些年邁又這樣蒼白。啊！啊！真是罪過！

傻子 凡是有一所屋子能够把他的頭蓋起來的人都算是有了一具好頭盔。

在頭兒還沒有蓋子時，

那頭盔就要裝的，

那頭同它就都要生蟲子；

所以乞兒就養了許多個。

一個人若是把他的心

變成了他的大脚指

看見個雞眼就要喊苦，

他就把酣睡變成了失眠。

因為從來還沒有一個漂亮女人是不在鏡子裏扮鬼臉的。

李 不，我要做一切忍耐的榜樣；

我一定不發一言。

〔肯特上〕

肯 那邊是誰？

傻子 真的，這裏是一個恩典同一個傻瓜；這就是說一個聰明人同一個傻子。

肯 啊呀，大人，你在這裏？那些愛黑夜的生物

也都不愛這樣的黑夜；那盛怒的天空

驚嚇着那些專門在黑暗中流浪的東西，

使它們隱藏在洞穴裏；自從我長大成人，

這種疾閃的電火，這種震響的駭人的雷鳴，
這種咆哮不停的風雨的哀號，我還沒有
記得有人說見過：人類的生性是既不能
承受它的痛苦又不能受住那種恐怖。

李

令那些偉大的天神，

他們在我們的頭頂上操縱着這種可駭的噪雜，

使他們現在去尋覓敵人吧。發抖吧，你可憐的人，

在你們心裏面隱藏着未宣洩之罪惡的，

未經正義的鞭撻：你藏起來，你血污的手；

你欺天的，你偽裝的有德行的人，

實際却是邪惡，匹夫，抖成片片，

你在隱暗中利用方便的虛偽

曾經謀害人命的：緊鎖在心底下的罪惡，

劈開你深藏的城府，趕快向這些可怖的

拘魂人喊求天恩吧，我這個人却是

受人欺侮遠超過犯罪之處的。

肯

啊呀，頭頂光着！

我的仁厚的大人，在這附近有一架茅棚；

它會給你一些友意來使你躲避開這風雨；
你到那裏休息一下；等我到這無情的巨宅——
比建築它的那些無情的頑石還要無情；
它就在剛才，用你的名字要求，
都不肯放我進去——我再回去，用強力
索取他們菲薄的禮貌。

李

我的心意有些回轉了。

來吧，我的孩子：怎樣了，我的孩子？你冷？
我自己也覺得冷了。那草棚在哪裏，我的朋友？
我們生活必需的改變是可怪的，
它能把醜陋的變成神奇。來吧，你這草棚。
可憐的傻小子，在我心裏倒還有一部份
替你難受呢。

傻子〔唱〕

凡是一點一點聰明的人，——

唱一聲嘿，喝，又是風來又是雨，——

就必得滿意他所當有的命運，

因為雨呀是天下不停。

李 真的，我的好孩子。來吧，領我們到那草棚裏去。

傻子 這種夜晚去澆涼淫婦的慾火可算是够勁了。

在我下場以前我還要說一段預言：

當教士們的空言比實做多些：

當釀酒人用水把他們的麥漿毀了；

當貴族做了他們裁縫的師傅；

除了向村姑求婚的人不再燒異教徒；

當每一件在法律中的事都是對的；

不再有鄉紳欠債，也沒有了窮騎士；

當毀謗再也不生長在舌尖上；

也沒有扒手再到人羣裏來。

當守財奴到廣場上宣佈他們的財富；

而娼婦同老鴿都來把教堂築；

那時這個白色岩岸國家的國土上

可就要更亂得不成樣子了：

於是那個時候就來了，活下去看清楚，

到那時要走就得用腳來幫忙。

這個預言梅林會說的；因為我是活在他前面。

〔下〕

第三景 格勞斯特的城堡

〔格勞斯特及愛德蒙同上〕

格 唉，愛德蒙，我真不喜歡這種違反天理的辦法。當我要求他們離開這裏以便我能够可憐他，他們竟把我這所房子的主權都奪去了；而且警告我，如果違背了就永遠得不到他們的歡喜，既不許提他起來，又不許替他說情，更不許將他救助。

愛 真是最野蠻而不近人情！

格 算了；你不要去講。在兩位公爵之間有一種暗鬥；而且還有比這個更壞的事：我在今天晚上接到一封信；這件事洩露了是很危險的；我把那封信鎖在櫥裏了；國王所受的傷害怕會要受報復到底的；有一支大軍其中一部已經登陸了；我們一定要援助國王那一邊。我決定去找他，在暗中幫他的忙；你且去到裏面陪公爵們談話，不要令他們看出我這種救他的好意；若是他問起我來，就說我病了，已經上床去睡。即使我爲這事送了命，因爲那危險絕不比這個小，國王；我的老主人，也必須得救，有些可異的事要發生的，愛德蒙；你要小心。

〔下〕

愛 這種好意，你禁阻的，要叫公爵

立刻就知道；而且還有那封信：

這似乎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必定令我得到

我父親所失去的全部；一點也不會少；
在年老的衰微時，年輕的就該起來了。

〔下〕

第四景 草原上 草棚前面

〔李耳，肯特及傻子同上〕

肯 就是這個地方，我的大人；我的好大人，進去吧：

開曠的黑夜之虐威太凶猛了，
人力簡直不能忍受。

〔風雨不停的吹打〕

李 不要管我。

肯 我的好大人，到這裏面去吧。

李 你可是要令我心碎？

肯 我是寧願我自己心碎的。我的好大人，請進去吧。

李 你認爲它是了不起的事，它這侵襲到我們肌膚中的
咆哮的風雨：對於你它是如此的；

但是在那些有較大的病痛堅不可拔的所在，
那較輕微的就幾乎不覺得了。你會逃避一隻熊；
但是如果你逃遁的路前是一片激盪的大海，

你就會去同那熊來拼個死活的。在心上無事時，

肉體是脆弱的：現在我心中的風暴

已經從我的知覺上排除了一切其它的感受

除開那激痛在這裏的。不孝的大罪！

這豈不就像是這張口爲了送食物給它，反而

把這隻手咬破？不過我一定要責罰到底：

不，我再也不哭了。在這樣的一個夜晚

把我關在門外！啊雷甘，岡奈麗耳！

你們年老而心善的父親，他的仁慈把一切給了你們，——

啊，這樣下去一定要瘋；我把它避開吧；

再不要想它了。

肯

我的好大人，進去吧。

李 我請你，你自己進去吧；你自己去尋個安頓：

這個風暴會不給我機會去思索那些

更使我傷心的事。不過我進去就是了。

（對傻子）進去，孩子；先進去。你無家無業的貧窮，——

啞，你進去吧。我要禱告，然後我要睡了。

〔傻子進去。〕

可憐的赤身露體的人們，無論你們現在哪裏，你們忍受着這種無情之風雨的肆狂的擊打。

你們那些無遮蓋的頭顱，無食的肚腹，

你們遍是窟窿的襤褸的衣裳，如何能够在這樣

惡劣的時候將你們保護？ 啊，在過去

我大不注意這種事了！ 快補救吧，豪華，

袒露出你自己來，去感受窮人們的感受，

把那多餘的拿下來給他們，

向蒼天多表示些公道。

埃〔幕後〕 二噶又半，一噶又半！ 可憐的湯姆！

〔傻子從草棚裏跑出來〕

傻子 不要到這裏面去，大叔，這裏有鬼。救命啊，救命！

肯 把手遞給我。誰在裏面？

傻子 鬼，鬼；他說他的名字叫可憐的湯姆。

肯 你是個什麼人在草裏面叫？ 快出來。

〔埃德加上，化裝成一個瘋子。〕

埃 走開！有兇惡的魔鬼跟着我！

冷風吹過刺人的荊棘叢。

哼！快爬上你的冷床，去取暖吧。

李 你可是把一切都給了你的兩個女兒？

然後你才弄到這種地步？

埃 有誰送給可憐的湯姆一點東西呢？那兇惡的魔鬼領他走過了火與焰，穿過漩渦與淺灘，經過濕地與沼澤；在他的枕頭底下放過刀，在他的坐位上面放過弔頸繩；在他的粥碗旁邊放了殺鼠藥；叫他心裏面得意非凡，去騎一匹紅褐色的走馬，走過四吋寬的橋板，去追他自己的影子當他做叛逆。祝福你的五種官覺了！湯姆覺得冷了，——啊，杜地，杜地。祝福你遠離開旋風，是爆炸，還有着迷！向可憐的湯姆行些好事吧，那兇惡的魔鬼把他糾纏得好苦：我這回可抓住他了，——在這裏，——在這裏，——又跪在這裏，又在這裏。

李 怎麼，可是他的女兒把他逼上了這條窄路？

你竟不能留下一點東西？你可是把全部都給了她們？

傻子 不然，他還留下一條毯子，若不然我們可都要羞死了。

李 現在，寄存在那浮蕩的天風中的全部災疫，——

它命定的危臨着人們的過惡，——都落在你女兒們的身上！

肯 他是沒有女兒的，大人。

李 該死，叛徒！除了他那忘恩負義的女兒

絕沒有一樣事物會使人性降落到這般低卑！

這可是時髦的事，那些被棄逐的父親們應該對他們的肉體如此的不加以憐惜？賢明的責罰啊！正是這種肉體生出了那種塘鵝似的女兒。

埃 公塘鵝高踞在塘鵝山上：

哈魯，哈魯，魯，魯！

傻子 這個寒夜會把我們都變成傻子同瘋子。

埃 你要當心那凶惡的魔鬼：服從你的父母；言行要一致；不要咒罵；不要同有配偶的人通姦；不要使你可愛的心蒙上一重驕傲的衣裳。 湯姆覺得冷了。

李 你從前是幹什麼的？

埃 一個服侍人的人，心裏高傲非凡：捲我的頭髮；在我的帽子上戴白手套；服侍我情婦心中的慾火，而且同她幹那黑暗中的勾當；所立的誓同我說過的話一樣多，而且當着老天的面就把它們毀棄；我這人睡着計劃慾望的事，醒了就去做：酒我是深深的愛，骰子迷得很；而且在女人身上比土耳其人還要豪奢：心裏虛假，耳朵輕信，兩手血腥，懶惰似豬，偷竊似狐，貪婪似狼，瘋狂似狗，兇狠似獅。千萬不要讓你的鞋子的展展聲或是綢衣的縷縷聲把你的心思洩露給女人：你要使足跡不入妓寮，手指不摸錢袋，你的帳目不在放貸人的簿子上，而且要同那惡魔相鬥爭。那寒風依然在吹過那荆棘叢：

說蘇姆，孟姆，哈，吼，諾尼。

海豚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賽沙！讓他走過去吧。

〔風雨繼續交作〕

李 唉，你這樣赤露着身體來對付這天宇的吹打真的還不如在墳墓裏呢。一個人祇能如此嗎？你仔細看他。他不欠那蠶的絲，獸的皮，羊的毛，貓的香料。哈，這裏有三個觀念錯誤的傢伙！你乃是那本質的本身：沒有救助的人祇不過是這樣一個可憐的，赤裸的，兩條腿的動物而已，似你這樣。去吧，去吧，你這些借來的東西！來，在這裏解開。

〔將衣裳扯下〕

傻子 請你，大叔，算了吧；在這種夜裏游水可是不大好。現在在這荒野上有一星火却像一個老奸夫的心；一點火星，身上其餘的地方全都冰冷。看，來了一個走路的火。

〔格勞斯特手持火把上。〕

埃 這乃是名叫斐力伯提吉勃特的惡魔：他在更鼓初響時出行，一直走到第一次鷄叫；他使人長崎指同麻筋，叫眼睛變斜，叫嘴脣破裂；令白麥子發霉，而且專門傷害這世界上的可憐人。

從前有聖威福三次走過；

他碰見了夢魔同它的衙役九個；

叫她下馬來，

叫她立真誓，

可是，你滾蛋，巫女，你滾蛋！

肯 你大人覺得怎樣？

李 來的是什麼人？

肯 那邊是誰？ 你來尋找什麼人？

格 你們那裏是誰？ 名字叫什麼？

埃 可憐的湯姆；他吃那些青蛙蝌蚪同癩蛤蟆，還有牆上的壁虎同污水；他在心裏發慌

的時候，當那惡魔發了怒，他也吃牛糞當做冷盤；生吞老鼠同死狗；喝那死水面上
的綠苔；他被鞭子打得從這一甲跪到那一甲，還被枷起來罰，還被監禁；他本來却
有過三套整齊的衣服，六件配身的襯衫，有馬可騎，有武器可以佩戴，

可是老鼠同耗子，同這種小小的鹿，

已經是湯姆七年來的食糧了，

當心我的僕從。 住聲，司末爾金，住聲，你惡魔！

格 怎麼，你大人竟沒有更好的友伴嗎？

埃 黑暗的王子乃是一位君子人：

他名叫莫杜，還有馬胡。

格 我們的血肉變得如此毒惡。我的大人，

他都恨起來給他生命的人了。

埃 可憐的湯姆好冷啊。

格 同我一起進去吧：我的職責不能忍令

我自己去服從你女兒們的苛酷的命令：

雖然她們的命令是要我鎖起我的大門，

令這暴虐的黑夜盡量使你受苦，

可是我還是冒了危險來尋覓你，

領你到那爐火與食物全已備妥的所在。

李 讓我先來同這位哲學家談話，

雷的來源是怎樣的？

肯 我的好大人，接受他的盛意；到房子裏去吧。

李 我要先同這位有學問的細班人講幾句。

你所研究的是什麼學問？

埃 如何避免惡魔，同如何殺死蟲子。

李 讓我在私下裏問你一句話。

肯 你再向他請求一次，勸他走，我的大人！

他的理智開始不妥了。

格 你能責備他嗎？

〔風雨繼作〕

他的女兒們要害他的性命；啊，那善良的肯特！

他早就說過會這樣的，可憐放逐了的人！

你說國王變瘋了；我來告訴你，朋友，

我也差不多變瘋了；我有一個兒子，

現在被放逐了遠離開我的近身：他要謀害我的性命，

就在不久以前，沒有幾天；我本是愛他的，朋友：

沒有一個父親會更爲鍾愛；我告訴你老實話，

那痛苦真把我弄瘋了。這是個什麼夜晚！

我誠請你大人，——

李 啊，喊求你憐憫吧，先生。

高尙的哲學家，請你陪同來。

埃 湯姆冷得很呢。

格 進去，漢子，那裏，到草棚裏去：去取暖。

李 來，我們都進去。

肯 這邊走，我的大人。

李 跟他去；

我要一直同我的哲學家在一起。

肯 我的好大人，你去安慰他一下；讓他把這人帶去吧。

格 你帶他去吧。

肯 漢子，過來；同我們一道去吧。

李 來吧，好雅典人。

格 不要作聲，不要作聲；輕輕的。

埃 柴爾特羅蘭來到了幽黑的城堡，

他的話一直是，——費，福，芬，

我嗅到了一個英國人的血味道。

〔同下〕

第五景 格勞斯特的城堡

〔康華爾及愛德蒙同上〕

康 在我離開他這房子之前我就要報仇。

愛 我的大人，爲了盡忠，我才如此違棄了孝道，可是我將受到何等的指責，令我想起來都有點怕。

康 我現在看出來了，並不完全是你哥哥的惡德慫使他去謀害他的性命；乃是他本人的一種可譴責的惡性激動了他一種反抗的美德。

愛 我的命運多麼不幸，我竟必須悔恨一件正當的事！這就是他說起的那封信，它證明他乃是一個爲了法蘭西的福利而工作的間諜。啊天哪！真願他沒有這種叛逆的行

爲，真願我不是他的告密人！

康 你同我到公爵夫人那裏去。

愛 假使這張紙上的事竟然屬實，你面前可有一件大工作了。

康 不論真假，它都使你成爲格勞斯特子爵了。去看你的父親在哪裏，好使他立刻遭受逮捕。

愛〔自語〕 假使我尋見他在慰問着國王，這事就會更加坐實他的嫌疑。——我一定盡力表示我的忠心，雖然在它與我的血親之間的爭持着實令人痛苦。

康 我一定信任你，你會在我的愛眷之中發現一個更可親的父親。

〔同下〕

第六景 在城堡附近的一家田舍的屋子裏

〔格勞斯特，李耳，肯特，傻子及埃德加同上〕

格 這裏總比荒野好些；滿意的接受了吧。我去盡我所能的來使這舒適較爲完滿；我不久就回。

肯 他的一切理性的力量都因爲焦灼而消退；天神們都會酬報你的美意的！

〔格勞斯特下〕

埃 弗拉特來多在喚我；他告訴我說尼羅王乃是在黑暗之湖裏的一個釣魚的。天眞的人，你要禱告同當心那惡魔。

傻子 請問你，大叔，告訴我瘋子是紳士還是中農？

李 是國王，國王！

傻子 不對，他是個有紳士兒子的中農；國爲凡是看見兒子在他面前做了紳士的都是個瘋農戶。

李 足有一千個都帶着燒紅了的烙鐵

向他們走來，噝噝發響，——

埃 惡魔咬我的後背了。

傻子 凡是相信狼的馴善，馬的健康，男孩子的愛，或是娼婦的咒語的都是個瘋子。

李 這事一定要辦；我立刻就來控告她們。

〔對埃〕你身披長袍的大法官，請你就位；

〔對傻子〕還有你，他的公正的同僚，

坐在他旁邊的橈子上：〔對肯〕你是一名檢查官，

你也坐下。

埃 我們來公平的發落。

你是醒着還是睡着，快活的牧羊人？

你的羊羣是在吃東西；

用你的小嘴吹上一口氣，

你的羊羣也不會受害的。

呸！貓是灰色的。

李 先來告她；這是岡奈麗耳。我現在在這可愛的人們面前朗讀我的誓語，她欺負她的父親那可憐的國王。

傻子 走過來，小姐。你的名字叫岡奈麗耳嗎？

李 她不能否認的。

傻子 你趕快喊饒命吧，我你當做一條矮板櫬。

李 這裏還有一個，她那炯炯的目光正宣佈着

她的心是用什麼材料做成的。快攔住她！

拿鎗，拿鎗，刀來，開火！這地方爛透了！

虛偽的法官，你爲什麼放她跑了？

埃 祝福你的五種智慧！

肯 唉可憐！大人，你時時自誇認爲

你所保有的那種忍耐到哪裏去了？

埃〔旁白〕我的熱淚開始要爲他的情形而暢流了

都會揭穿我的偽裝。

李 小狗子同一切

小小狗，小白狗，同甜心兒，看哪，它們都咬我。

埃 湯姆會把他的頭拋給它們的。

滾開，惡狗！

不管你們的頭是黑還是白，

牙齒是否會有毒的都咬來；

巨獒，獵犬同猙獰的雜種，

血口犬或垂耳狗，母的或公的，

或是半截尾巴的，或是鬃尾巴的，

湯姆要叫它們悲哀嗥個不停；

因為，似這樣拋去了我的頭，

狗就一齊跳出牆，全部逃走了。

杜狄，狄，狄。賽沙！開步走向廟會，趕集同市場。可憐的湯姆，你的喇叭都乾了。

李 那麼就叫他們來細剖雷甘吧；看看在她心裏究竟長着些什麼東西。可是自然有一種原由才生出這樣堅硬的心來。〔對埃〕你，先生，我把你當做我百名侍從之一來看待：祇是我不喜歡你衣裳的式樣：你要說這是波斯服裝；可是把它們換了吧。肯 現在，我的大人，睡在這裏休息一會吧。

李 不要作聲，不要作聲；把幔帳拉起來：這樣，這樣，這樣。我們到早晨再去吃晚餐。這樣，這樣，這樣。

傻子 我要到正午再上床。

格 到這邊來，朋友：我的主人國王在哪裏？

肯 在這裏，大人；但是不要去見他，他的理智全失了。

格 好朋友，我請求你，將他置在你的保護下吧；

我暗中聽到了有一個陰謀要將他弄死：

有一頂馱轎已經備妥；使他睡在裏面，

趕快到多佛去，朋友，在那裏你們會遇見

歡迎與保護。 趕快抱起你的主人來：

如果你們再延留半小時，他的性命，

同你的，以及一切保護他的人們的，

都要喪失無疑：趕快，趕快；

跟我來，我來領你儘速的

取來一切食用物品。

肯

受抑制的感情睡熟了：

這一種休息也許還可以舒展你破碎了的神經，

這個，若是上天不給他方便，恐怕

很難於治癒的。（對僕子）來，幫我把你主人抬起來；

你也不能留下在後面。

格

來啊，來，快走。

〔除埃德加外均同下〕

埃

當我們看見比我們尊崇的人也負有我們的痛苦，我們就幾乎不再認爲我們的苦惱乃是我們的死仇。

祇有在心裏受苦的人們才真正是受苦，

把那些自由的事物及快樂的外表全拋在了身後：

但是心思會看輕了許多的苦痛，

當苦惱有了陪伴，找到了共患難的友朋。

我的苦現在竟似多麼平易而輕鬆，

當那使我爲之屈身的竟使國王也鞠躬，

他爲了孩子，我爲了父親！ 湯姆，走吧！

聽清那吵鬧的聲音：現露你自己，

當那些冤枉，如此虧待了你的，

因你的真像而退步，使你得到昭雪的時候。

今晚還會發生什麼事，除了逃避那國王！

躲起來，躲起來。

〔下〕

第七景 格勞斯特的城堡

〔康華爾，雷甘，岡奈麗耳，愛德蒙，及僕從數人同上。〕

康 趕快差個人到我的大人你的丈夫那裏去；把這封信給他看；法蘭西的軍隊已經登陸了。 去把那惡棍格勞斯特找來。

〔僕從數人下〕

雷 把他立刻絞死。

岡 把他的眼睛剜出來。

康 把他交給我的怒氣去處理。愛德蒙，你來陪伴我們的姐姐：我們必定要回你那謀逆的父親報仇，這事是不宜於令你看的。你們立刻到公爵那裏去勸他做最迅速的準備；我們也一定做同樣的工作。在我們之間的消息一定要迅速而靈通。再會，親愛的姐姐：再會，我的格勞斯特大人。

〔奧斯華上〕

怎樣了！國王在哪裏？

奧 我的格勞斯特大人把他送走了……

有三十五六名他的騎士，

都是焦急的追詢他的人，在大門那裏遇見他；

他們，還有幾個別的大臣們的家臣，

都同他到多佛去了；他們誇口說在那裏
他們有武裝齊備的朋友。

康

去替你夫人趕快備馬。

岡

再會，親愛的大人，同妹妹。

康

愛德蒙，再會。

〔岡奈麗耳，愛德蒙，及奧斯華同下〕

去找來那叛逆格勞斯特，

把他似盜賊一般綁起來，領他到我們的面前來。

〔僕從數人下。〕

雖然不經過法律的形式，我們不能
判處他的死刑，可是我們的權力
應該禮待我們的怒火，人們雖能加以責備，
却不能加它以控制。誰在那邊？那叛逆？

〔格勞斯特被二三人領上〕

雷

忘恩負義的狐狸！就是他。

康

把他樹皮似的兩臂綁得緊些。

格

你們大人是什麼意思？我的好朋友們，請想想

你們都是我的賓客：不要加害於我，朋友們。

康 綁他起來，我說。〔僕從將他綁起。〕

雷 緊點，緊點。啊骯髒的叛徒！

格 你才是個無情無義的夫人，我不是的。

康 把他綁在這把椅子上。惡棍，你會發現——

〔雷甘揪他的鬍子。〕

格 慈悲的天神們在上，你揪我的鬍鬚

真是最下賤的行爲。

雷 這樣白，還做這樣的賣國賊！

格 無聊的婦人，

你從我的面上強揪下去的鬍鬚

都會保有生命，去控告你；我是你們的主人；

你們不能用強盜似的手段這樣冒犯

我招待你們的好意。你們要幹些什麼？

康 好說，大人，你近來從法蘭西收到過什麼信？

雷 做一個明白的答話人，因為我們早就知道了實情。

康 你同那些最近登陸在這國土上的好徒

有什麼勾結的陰謀？

雷 你把那瘋子國王送到什麼人的手裏去了？

你說。

格 我得到一封憑臆斷寄來的信，

寄那封信的人的心思是公平中立的，

並不是一個反對你們的人。

狡滑透了。

雷 而且還撒謊。

康 你把國王送到哪裏去了？

格 送到多佛。

雷 爲什麼送到多佛？你豈不知你要甘冒危險！

康 爲什麼到多佛？叫他先回答這個。

格 因爲我不願意看見你們那殘暴的指甲

剜出他那可憐的老眼珠；也不願見你那兇惡的姐姐

在他聖潔的身上咬進那野豬似的毒牙。

那海洋，掀起了似他袒露的頭頂在這一地獄一般

烏黑的夜裏所忍受的風暴，都會高漲起來，

消滅那永恒不移的電火：

可是那可憐的老心，他甚至都要那蒼天大雨。

假使在那兇惡的時候有飢狼在你門外嗥叫，

「你也都應該說，『好看門人，把門開了。』」

把一切其它的殘暴都默許了；我必將見到

那插翅的報仇之神攫住這樣的兒女。

康 你永遠不會看見的。夥計們，把住了椅子。

在你的這一付眼睛上面我要踏上它兩腳。

格 若是有一個還想活到老年的人，

來幫我一次吧！啊，好殘忍！啊你們天神！

雷 一面還會嘲笑另一面；把那個也做了它。

康 若是你眼見復仇，——

僕1. 住手，我的大人：

自從我還是一個孩提我就在服侍你；

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你有更大的助益

比起現在吩咐你住手。

雷 怎麼回事，你這狗！

僕1. 若是你在臉上也會長鬚，

爲了這事我也要揪你幾把。你是什麼意思？

康 我的混帳！
〔兩人拔劍動手〕

僕1. 好的，不必，來吧，接受怒火的機會。

雷 把你的劍給我。一個鄉下奴才也敢這般放肆。

〔拿一把劍，從後面向他跑過去。〕

僕1. 啊，我被殺死了！我的大人，你還剩有一顆眼睛

來見證至少他也遭了一點難。啊！〔死去。〕

康 怕他再多看，禁阻它。出來吧，你萬惡的水晶體！

你的光采現在到哪裏去了？

格 全是無歡的黑暗了。我的兒子愛德蒙在哪裏？

愛德蒙啊，你要燃起一切天性的火花，

來刷洗這可怖的行爲。

雷 滾出去，叛逆的惡棍！

你是在喊一個痛恨你的人：乃是

將你謀逆的陰謀洩露給我們的；

他太好了，不會來可憐你的。

格 啊我的愚蠢！這樣埃德加便是受冤屈了。

慈悲的天神啊，請饒恕我的罪，使他發狂吧！

雷 去把他趕到大門外面去，叫他用鼻子

嗅路到多佛去吧。

你怎樣了，我的大人？你看什麼？

康 我受了一點傷；跟我來，夫人，

把那瞎眼的惡棍攆出去；把這奴才

丟到糞堆上。雷甘，我的血越流越多了！

這個傷受得真不是時候：把你的手臂伸給我。

〔康華爾由雷甘引下。〕

僕2. 若是這個人能有好結果，我就從此

再不管我做什麼惡事。

僕3. 若是她能够活得久，

而且在後來得一個平安的結局，死亡，

女人就會都變成了妖怪。

僕2. 我們去跟着年老的子爵，去找一個貝得蘭人來

領他到他所要去的地點；他流氓似的犯怒

會使他隨便做出什麼事來。

僕3. 你去吧：我去取一點紗布同蛋白來

敷在他流血的臉上。現在，上天救助他。

〔先後下。〕

此
页
空
白

第四齣

第一景 草原上

〔埃德加上〕

埃 可是還是這樣好些，明知道受人輕視，

總比受人讚揚而實際却受輕視好些。 做那最壞的，

做那命運中之最下賤最不幸的東西，

却依然有着希望，不生活在懼怕之中；

離開了最好的環境乃是可悲的改變；

回到歡笑之中却也是件壞事。 那麼，歡迎啊，

我擁抱你這非實質的天風！

你把它吹得最堪憐的可憐蟲，

對你的凜冽是毫無怨尤。 那邊是誰來了？

〔格勞斯特被一老者領上〕

我的父親，可憐的被人領着？ 世界，世界，啊世界！

若不是你那奇特的變幻使我們痛恨你，

生命都不肯屈受老年的。

老者 啊，我的好大人，我乃是你的佃戶，而且是你父親的佃戶，爲你家的佃戶已經八十年了。

格 走開，你快走開；好朋友，你走開吧：

你的安慰對我是全無好處：

而它們却會使你傷心。

老者 啊呀，大人，你是看不見路的。

格 我沒有路，所以我也需要眼睛了；

當我能看時我都會跌交：這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的優厚固然使我們無憂，而我們的缺乏，

却證實爲我們的益友。啊親愛的兒子埃德加，

你該死的老父之暴怒的犧牲品！

祇要我還能活到用手摸得着你，

我都會認爲我重獲光明了！

老者

怎麼！那邊是誰？

埃〔旁白〕 啊上帝！有誰能說我的情形「已最壞」？

我現在比以前不如多了。

老者

原來是可憐的瘋子湯姆。

埃〔旁白〕 而我還會變得更糟：祇要在我們還能說

「這是最壞的了」，那總還算不得是最壞的時候。

老者 漢子，你到哪裏去？

格 他是一個叫化子嗎？

老者 是瘋子又是叫化子呢。

格 他總還有一點理智，不然他就不會乞討了。

在昨天夜裏暴風雨中我會見過這樣一個人，

他令我認爲人不過是一條蠕蟲：我的兒子

那時就來到我的心中；可是我的心在那時

却很難說是他的好朋友：在後來我知道了許多。

我們這些人在上蒼眼中，似蒼蠅之於頑童一般，

他們是殺死我們來取樂的。

埃〔旁白〕 這是怎樣一回事？

看見了悲哀還要裝傻的眞不是件好營生，

使它自己同別人全要發怒。——祝福你，東家！

格 是那赤露着身體的傢伙嗎？

老者 是的，我的大人。

格 那麼，我求你，你走吧：假使，爲了我的緣故，

你還要追上我們，在離開這裏一兩哩的地方，

走向多佛港的方向，你就爲了古老的愛那樣做吧；

同時替這赤裸着的傢伙拿點遮身的東西來，

我要求他領我向那裏走去。

老者

啊呀，大人，他是個瘋子。

格 這正是這個時代的毛病，瘋子去領導瞎子。

你就照我所吩咐的去，不然便聽你自便了；

最要緊的，還是快些走開。

老者 我去把我講究的衣服拿來給他，

就不管有什麼事會發生了。

〔下〕

格 漢子，赤身露體的人，——

埃 可憐的湯姆冷得很啊。〔旁白〕 我不能再裝下去了。

格 你過來，漢子。

埃〔旁白〕 可是我却必需裝，—— 祝福你可愛的眼睛吧，它們在流血呢。

格 你知道到多佛去的路嗎？

埃 大門與小門，馬途同步徑我全都知道。可憐的湯姆是被嚇掉了他的好智慧：祝福

你啊，好人家的兒子，不要碰見那可怕的魔鬼！可憐的湯姆身上同時有五個魔鬼

；在忿忿上有奧布狄刻特；郝布狄頓司是啞吧的王子；瑪胡管偷竊；莫杜司殺人；

弗立帕提吉特專掌做醜臉的事，從那時就迷住了丫頭同女僕。所以，祝福你啊，

老爺！

格

這裏，把這錢袋拿去，那蒼天的災疫已經使你寒儉卑賤得可以了；現在竟使我也寒儉起來，使你稍微快活一點；上天啊，永遠這樣安排吧！

令那些驕奢浮誇而充滿着人慾的人們，

他們奴役你的意旨，他們閉起眼睛來充做不知

祇因為他們沒有身受，令他們立即感到你的威力吧：

這樣，令分配能以減除不勻

令每人都能豐裕無憂。你知道多佛嗎？

埃

知道的，老爺。

格

在那裏有一片山岩，它危聳而峻峭的岩頭

畏臨着那無涯的大海：

你祇須領我走到它的邊緣上，

我就會用我身邊的價錢的東西

來補償你所負擔的苦痛：從那個地方

我將不再需要領引了。

埃

把你的手臂遞給我吧：

可憐的湯姆來引你去。

〔同下〕

第二景 阿爾白尼公爵的宮廷前

〔岡奈麗耳及愛德蒙同上〕

岡 歡迎啊，我的大人：我真詫異我那溫馴的丈夫
爲何不到路上來迎接我們。

〔奧斯華上〕

喂，你家主人在哪裏？

奧 夫人，他在裏面；可是沒有人似他改變得那樣利害。

我告訴他說那軍隊已經登陸了；

他聽見就笑了一下；我告訴他說你要回來了；

他的回答是「那更壞」：我說格勞斯特的謀叛，

以及他兒子的忠君的行爲，

當我告訴他這些，他就說我是個醉鬼，

他告訴我說我恰好把事實弄反了：

凡是他所應當不喜歡的事都似乎令他高興；

應當喜歡的反而令他憎恨。

岡〔對愛〕

這樣你就不必再前進了。

這是他精神裏的一種懦弱的恐懼，不敢担当責任；他感覺不到那些必需使他吃虧的過錯。我們在路上的願望

看來也許會生效。回去吧，愛德蒙，到我妹夫那裏去，

催促他召集軍隊，再指導他的全軍：

我在家裏也必需趕快改裝，將那紡棒

交給我丈夫的手上。這個可靠的僕人，

可以爲我們傳信：在不久之後你也許就會接到，

如果你那方面有如許胆量，

一位夫人的命令。戴着這個；少說話：

〔給他一件紀念物〕

你低下頭來：這一個吻，若是它竟敢發言，

會使你的靈魂飛揚到半天空裏去：

仔細想吧，再會了。

即使在死亡線上，永遠都是屬於你的。

我最愛的格勞斯特！

〔愛德蒙下〕

啊，人與人之間有多大的分別！

對於你，一位婦人已經獻上了她的心；
而我家的蠢才却佔住我的身體。

奧

夫人，我家大人來了。

〔下〕

〔阿爾白尼上〕

我倒還抵得上一聲笛子呢。

阿

啊，岡奈麗耳！

阿

你都抵不上那魯莽的天風所吹在

你臉上的灰塵。我真怕你的心思：

那一種天性，都陷害它的泉源，

在它的本身上是絕沒有界限的；

她那本人都會在她父母之懷裏

叛變而生異心，也許更會枯乾

用在致死的途徑上。

不要再說了；這簡直是傻話。

阿

對於惡人，智慧與善良全似乎是傻話：

骯髒的東西祇歡喜它自己。你幹了些什麼事？

是豺狼，不是女兒，你幹了些什麼事？

一位父親，而是一位仁慈而年老的人，他的可敬之處，即使那自相殘害的熊羆都會來舔吮，那最野蠻，而最下賤的東西！你大概是瘋了。

我那善良的兄弟竟能忍受你去幹這種事？

一個男人，一位王子，受他如許恩惠！

即使蒼天還沒有立刻差遣它們那些目見的

精靈來懲懲這些萬惡的罪行，

它也立刻就要來的，

人類竟也必需殘食它自己了，

似那大海中的妖怪。

岡

乳白胆子的男人！

天生一付該打的臉，滿是錯誤的念頭：

在你的臉上竟沒有一個眼睛能夠從你的

苦痛中見出你的光輝來；你竟不知道

祇有傻子才可憐這種惡棍，他們在還沒有

幹下壞事時就已經嚐够了苦惱。你的鼓在哪裏？

法蘭西已經在我們這無聲息的國土上高展開軍旗，

已經用綵羽的軍盔開始危脅着你的國土；

而你，這天生的蠢才，却安坐在這裏，祇管喊「啊呀，他爲何如此？」

阿

看看你自己，魔鬼！

一個妖精身上的殘形醜狀都比不了女人身上的那樣可怕。

岡

啊無用的廢才！

阿

你這變形的自做模樣的東西，真可恥，不要再使你的樣子變醜。假使我慣於

使我們的這雙手聽從我血氣的指使，

它們可就要扯下你的骨與肉

使它們裂成片片：不管你是多麼兇的一個魔鬼，

一個女人的外形究竟還蔽蓋着你。

岡

好的，你現在的男人威風——

〔送信人上〕

阿

有什麼消息？

送信人

啊，我的好大人，康華爾大公爵死了；

被他的僕人殺死的，當他要去剷出

格勞斯特的另一隻眼珠。

阿

格勞斯特的眼珠！

送信人 是他所豢養的一個僕役，因痛惡而氣忿，出來反對這一件行爲，向他偉大的主人拔出他的長劍；他，因之而大怒，便向他撲將過去，在混戰之中將他殺死，可是他也受了致命的創傷，隨後也斷送了他的性命。

阿

這正表示你是明鑒在上的，

你人類的裁判者，令我們這種下界的罪惡報應得如此迅速！可是，啊可憐的格勞斯特！他的另一隻眼睛也沒有了？

送信人

都沒有了，我的大人。

這封信，夫人；要求立即答覆；

這是你妹妹寫來的。

阿〔旁白〕 在一方面我很歡喜這件事；

可是守上寡，又有我的格勞斯特陪她在一起，也許會把我想像中的樓閣全推翻在
我這可厭的生命上：在另一方面，

這消息却不那樣辛酸。——我就去看信就答覆。

〔下〕

阿 當他們剗他的眼睛時他的兒子在哪裏？

送信人 同我家夫人到這裏來了。

阿 他沒有到這裏來。

送信人 沒有，我的好大人；我碰見他回程的。

阿 他知道這件萬惡的事嗎？

送信人 知道的，我的好大人；乃是他去把他告發的；

同時故意離開他的家，以便他們的懲處行爲
得以隨便的進行。

阿 格勞斯特，我活着

來感謝你對於國王所表示的敬愛，

而且要爲你的眼睛報仇。走過來，朋友：

把你所知道的事再多告訴我一些。

〔同下〕

第三景 多佛附近的法軍帳中

〔肯特及一紳士同上〕

肯 法蘭西王爲何那樣突然的回去了，你知道理由嗎？

紳 在他離開的時候國內有一些事未曾安排妥當，在他出來以後他想起來了；這件事對他的國家含有莫大的危險及可懼之處，他的親自返國不祇必需而且必要的。

肯 他留下誰來在這裏做將軍？

紳 法蘭西的總司令，拉法大人。

肯 你的信件可會引使王后表示出任何悲傷的樣子來？

紳 有的，大人；她接了過去，在我面前就把信讀了；

不時的一顆飽滿的淚珠滾下她那

嬌嫩的面頰；看起來她好像是

她感情的女王；而它呢，叛徒似的，

却想做她的王上。

肯 啊，那麼它感動了她。

紳 沒有似一陣風暴那樣：容忍與悲傷都努力

要表示出她的美德。 你會見過

同時有陽光同時又落雨；她的笑容與眼淚

便似那樣一種天氣；那些愉人的小笑紋，

活躍在她紅熟的嘴唇上，似乎完全不知道

在她眼眶裏還有什麼客人；它從那裏流出

似寶石上滴出的圓珠一般。 總之，

悲傷會成爲最可愛的珍奇，

倘若一切能够如此配稱。

她沒有問什麼話嗎？

紳 肯

真的，有一兩次她費力的喊道「父親」
喘着說出來，好像它緊壓着她的心一般；

喊着「姐姐！姐姐！ 夫人的恥辱！姐姐們！

肯特！父親！姐姐們！什麼，在暴風雨裏？在夜深？

再不要相信慈悲了！」 在這裏她搖落了

她夫人一般的眼眶中的聖潔的淚水

把聲音都咽住了，然後她急急的走開

去單獨處理她的悲哀了。

肯

都是命星啊，

我們頭上的天星，掌管着我們的一切；

若不然同樣的這一對夫與妻絕不能生出

如此懸殊的子女來。 後來你就再沒有同她講過話？

沒有。

紳 肯

這是在國王回國以前嗎？

不，在以後。

肯 好的，大人，可憐的悲傷的李耳已經到鎮上了；

他有時候，在他比較清楚時，還能記起

我們是到這裏幹些什麼，可是無論如何

不肯答應去見他的女兒。

爲什麼，好大人？

肯 紳

有一種爲王的疚慚壓逼着他：他爲人的不仁，

褫奪了她得到他祝福的權益，驅使她，

甘冒外地的危險，將她親切的權利分給

他狼心狗肺的女兒；這些事都似有毒的刺一樣

痛刺着他的心，令一種火熱的羞愧

阻擋他去同蕊黛里亞會面。

紳

噫呀，可憐的人！

肯

你沒有聽見阿爾白尼同康華爾的軍隊的事嗎？

紳

聽到的，他們已經出動了。

肯

好的，大人，我來領你去見我們的主人李耳，

留你在那裏服侍他：有一些必要的理由

需要將我自己暫時的隱藏起來，

當我的真面目出現時，你不會後悔

屈尊與我相識的。我請你，同我一起來吧。

〔同下〕

第四景 同上 一軍帳裏

〔寇黛里亞，醫生，及兵士們同上，軍鼓聲及軍旗招展。〕

寇

唉，就是他：可不是，剛才還有人碰見他似那忿怒的海洋一樣顛狂；高聲的大唱；

頭上亂披着野生的延胡索同莠草，

還有牛蒡，毒芹，毒草同醉漿草，

毒麥，以及那一切生長在我們蔓延不止的

穀糧之間的雜草。立刻派遣一百個人出去；

到那麥桿高深的田地裏去搜索每一畝地方，

把他找到我的面前來。〔一官佐下〕人類的學識

可有什麼辦法能恢復他那已然破碎的智識嗎？

凡是能够救助他的可以拿去我的一切身外之物。

醫
有辦法的，夫人：

滋育我們人類之天性的乃是睡眠，

這個正是他所缺少；喚醒他身上的這一點，却有許多種簡單的方法，它的力量定將合起那苦痛的眼睛。

蕊

你一切隱密的神力，

你大地裏面的一切未經揭示的恩賜，

都請隨着我的熱淚茁長！你務必必要救助

這一位善良人物的苦痛！去找，快去找他；

真是怕他那不羈的憤怒就此會消滅了那

缺少引領它自己之手段的性命。

使

報告，夫人；

英國的軍隊已經向這裏開來了。

蕊

已經知道了；我們早已經準備妥當

等待着他們的到來。啊，親愛的父親，

我所以這樣忙碌，全是爲了你的緣故；

因之偉大的法蘭西王

憐憫了我的悲傷與哀求的淚水。

引使我們操起武器的原不是什麼奢望的野心，

祇是孝心，親切的孝心，以及我老父的權益：
但願我不久就聽見他的消息與見到他的面！

〔同下〕

第五景 格勞斯特的城堡

〔雷甘及奧斯華同上〕

雷 不過我姐夫的軍隊出發了沒有？

奧 出發了，夫人。

雷 他親自在那裏主持嗎？

奧 夫人，很費了些力氣：

你的姐姐乃是更能幹的軍人。

雷 愛德蒙大人沒有同你家大人在你那裏說過話？

奧 沒有，夫人。

雷 我姐姐寫給他的信裏面會說些什麼？

奧 我不知道，貴夫人。

雷 不過，他離開這裏去辦一件重要的事。

既然挖去了格勞斯特的眼睛，還令他活着

實在是極大的愚蠢：他無論走到哪裏，

把一切人的心都感動來反對我們：我想

愛德蒙是可憐他的苦惱，特地去結束他那黑夜一般的生命；更且，去偵視

敵人究有多少實力。

奧 我必定要拿着這封信去追上他，我的夫人。

雷 我們的軍隊明天出發：在這裏留一晚，路上很是危險。

奧 我不能，夫人：

我家夫人一再命令我務必將這件事辦妥。

雷 她爲什麼要給愛德蒙寫信呢？你豈不可

用言語傳達她的意旨？也許，

有些事——我不知該怎樣說：我將眷愛你殊深，讓我拆開這封信來看看。

奧 夫人，我寧願——

雷 我知道你家夫人並不愛她的丈夫；

我對於這件事確實知道：而當她不久以前

在這裏時，她對高貴的愛德蒙做過可異的

眼色及眉言目語。我知道你是她的心腹之人。

奧 我，夫人？

雷 我說這些話是有用意的；你一定懂得，我知道；我所以才告訴你，你記住這句話：

我的丈夫已經死了；愛德蒙同我已經談過了；他向我表示愛慕總比對你家夫人

要更方便些：你可以自己再去想下文。

若是你找到他，我請你，把這個給他；

同時當你家夫人聽見你把這些話報告了之後，

我請你，勸她最好多用下她的頭腦。

現在，再會吧。

若是你萬一聽見那個瞎眼奸賊的所在，

誰能將他殺了，誰就一定陞官。

但願我能够遇見他，夫人！我一定表示

我是屬於哪一方的。

雷

再會吧。

[同下]

第六景 多佛附近的曠野上

〔格勞斯特及埃德加，做鄉下人打扮，同上〕

格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够走到那座小山的山頂？

埃 你現在已經在往上爬了；你看，我們多用力。

格 我覺得這地方是很平坦的。

埃 非常的陡峭呢。

聽，你聽見大海的聲音了嗎？

格 沒有，真的沒有。

埃 那麼，一定是，你的別種官覺也因為眼睛的

不幸而變成殘缺不全了。

格 真的，也許真會這樣：

我想好像你的聲音也改變了；你現在說話時

比你以前所用的句子同內容要高明多了。

埃 是你弄錯了；我除了衣裳之外

是絲毫沒有改變。

格 我想你所說的話文雅多了。

埃 走到這邊來，大人；就是這個地方：你站定。

這裏多麼可怕多麼陡，一眼都望不到底！

在那山腰間飛翔的烏鴉同白頸鳥

看起來還沒有甲蟲大；在半山崖處

還吊着一個採取厚岸草的人，好可怕的營生！

我看他還沒有他自己的頭部大：

在海灘上行走的那些漁夫，

簡直就像小老鼠；而停泊在那邊的那隻高大的船，

也縮成了他的小拖船；而它的拖船呢，簡直是個浮筒

都幾乎看不見了；那喃語不停的波浪，

激打着那無數的懶散的卵石，

在這樣高處，連聲響都聽不到。我不敢再看了；

唯恐我的腦子會顛倒，那不穩的眼光

會令我頭朝下栽下去。

格

請領我到你站着的地方去。

埃

你把手遞給我：你現在已經立在山崖邊緣的

一尺之內的地方：即便把月亮下面的一切財物

都給我，我也不肯跳下去。

格

你放開我的手。

這裏，朋友，還有一個錢口袋；在裏面有一顆寶石
是值得使窮人去拾取的：天神與天仙們

祝福你利用它去發跡吧！你離開我再遠些，
向我說再會，讓我聽見你走開的脚步聲。

埃 現在，同你再會了，好大人。

格 我也全心對你說了。

埃 我所以這樣捉弄他的絕望

乃是想治愈他這個病。

格〔跪下〕 啊你們全能的天神！

我現在宣誓棄絕這個世界，同時，在你面前，

我用最大的含忍擺脫掉我至大的苦惱：

若是我還能忍受，而不致於

與你那無可抗拒的偉大意旨相爭吵，

那麼我的怒火與這可厭的軀體都會

將它自己燒毀。如果埃德加還在人世，啊，祝福他！

現在，夥計，永別了。

〔向前仆下〕

埃 完了，大人：永別了。

可是我不知道，想像的能力會劫擄去多少

生命的珍奇，當生命它本身甘心向那

盜賊投降的時候：若是他真在他自以為是的地點，這樣一來，他當自認是喪命了。是活還是死？

喂，你大人！朋友！你聽見了嗎，大人！說話！

你這樣也許真會死了的：可是他又復活了。

你是誰啊，大人？

格 走開，你讓我死。

埃 你若不是一根絲，一片羽毛，一團氣，

從這樣峭立的幾千尋高處墜落下來，

你一定似雞卵一般摔個稀爛；可是你還在呼吸；

還有着結實的肢體；不出血；能說話；全沒有毛病。

你從它那裏跌落下來的地方

把十根桅桿接連上去還不能及到它的高度。

你的生命真是神奇。你再說一句話。

格 不過我到底是跌下來過沒有？

埃 從這白堊山岩的可怖的頂點。

你往上看；那歌喉嘹亮的天靈飛在高空

形聲都辨不清楚：你祇需抬頭望一下。

格 唉唉，我沒有眼睛了。

不幸的遭遇竟然連以死自毀的福氣都沒有？可是也還算可喜，苦惱竟然可以哄騙那暴君的盛怒，挫折他狂傲的意旨。

埃

把手臂伸給我；

起來：這樣。怎樣？你摸下腿？你站穩。

格

很好，很好的。

埃

這事真希奇得很。

在那山岩的頂點，同你分手的

是個什麼東西？

格

是一個可憐不幸的叫化子。

埃

當我立在這下面，我覺得他的兩隻眼睛

簡直像兩輪明月；他有一千個鼻子，

長角曲折起伏同這隆起的海面一樣：

一定是個魔鬼；所以，你有福的老父，

祇要想那最純潔的天神們，他們專司

人類所不能爲的事，乃是他們保全你的。

格

我現在想起來了：從此我一定禁阻

苦痛去表示它自己，除非它自己喊出

「够了，够了，」然後死去。你說到的那個東西，

我以爲它是人；他時常說

「魔鬼，魔鬼」；是他領我到那個地方去的。

埃 你要有開豁而忍耐的想法。這邊誰來了？

〔李耳王上，滿身亂披着花草。〕

妥穩的頭腦絕不會如此對待

它的主人的。

李 不，他們不能拿我去鑄金錢的；我是國王本人哪。

埃 啊，你痛裂胸懷的景象！

李 在那方面，自然是超越藝術的。這裏是你的賞金。那個傢伙拿着弓竟似個稻草

人似的；抽一柄裁縫尺來給我。看，看，一隻老鼠！罷了，罷了；這一塊烤乾

酪就足够了。那裏是我的鐵手套；我要在一個巨人身上試試它。把我的戰斧拿

來。啊，飛得好，小鳥！正中紅心，正中紅心；啣！傳話下去。

埃 芬芳的瑪爾爵蘭花。

李 傳下去。

格 我知道這個聲音的。

李 哈！岡奈麗耳，有一縷白鬍子！她們似狗一樣的諂媚我；她們在我還沒有黑鬍鬚

的時候就說我已經比得上白鬍鬚的老年人了。凡是我說的話，她們都趕快回答「是」或「否」！——「是」同「否」真的也不是好神祇。然後雨就來把我淋透了，而大風也叫我發言，這時霹靂都不肯聽我的吩咐來止住它們的轟鳴；我在那裏發現它們，我在那裏嗅出了它們的氣息。罷了，她們都是言語不可靠的東西；她們說我簡直了不起；都是撒謊，對於抖戰，我都不能抵抗。

這一種聲音的味道還清楚的記得：
這不是國王嗎？

李

是啊，每一部份都是國王：

我每次怒目時，你們看全體人民都發抖，
我饒恕那個人的性命。你是爲了什麼事？

奸淫罪？

你不必死：爲奸淫而受死？不能：

小鳥都喜歡幹這件事，那個小發亮的蒼蠅，
就在我面前舉行那猥褻的行爲。

令交購事多多發達；因爲格勞斯特的私生子

對於他的父親都比我那些得孕於合法的

床第之間的女兒對我還要好些。

去幹，淫亂，去短兵相接吧！因爲我沒有兵了。

你看那巧笑的女人，

她的臉多麼足以證明她身體的純潔；

她裝出有德行的樣子，祇要聽說作樂的名字

她都會趕忙的搖首；

可是沒有一隻臭貓，同一匹骯髒的馬，接近她

不立刻有反常的受激亂的胃口。

從腰部以下她們全是畜牲形，

祇有上半部才是個女人。

上帝的賜予祇能達到她們的腰部，

以下便是魔鬼的形體了：

那裏有地獄，有黑暗，還有那硫磺的火井，

燒啊，煮啊，發着臭氣，消耗盡淨；噓！噓！噓！噓！吓，吓，吓！快給我一兩貓鬍香，

好藥劑師，來把我的頭腦子薰香些：這是你的錢。

格 啊，讓我親吻這隻手吧！

李 讓我先來把它擦乾淨，它還有些人類的味道。

格 啊被摧毀了的人格之傑構！這一個偉大的世界

將因此而變成一錢不值。你認識我嗎？

李 我很記得你的眼睛的。你用斜眼看我？不要，你隨便惡作劇吧，盲目的裘彼得

；我絕不肯愛的。你讀一遍這封挑戰書；祇須注意它的手筆就够了。

格 即使每個字母都是一個太陽，我也看不見。

埃 我絕不能相信謊傳中的這件事；而竟真如此，

我的心都爲之粉碎了。

李 你唸。

格 怎樣，用空眼眶子唸嗎？

李 啊，哈，你可是同我一樣？是頭上沒有眼睛，還是口袋裏沒有金錢？你的眼睛

是裝在沉重的眼眶子裏，你的錢袋却在輕眼眶子裏；可是你看這世界是怎樣一回事。

格 我從感覺中看清楚了。

李 怎麼，你可是瘋了？一個人即使沒有眼睛也可以看出這世界上的炎涼世故。用

你的耳朵看吧；你看那個大法官在怎樣痛罵那愚蠢的小毛賊。聽，用你的耳朵聽

：換換地方，然後，換換手，再猜哪一個是法官，哪一個是毛賊？你不是見過鄉

下人的狗對着叫化子亂吠嗎？

格 是的，大人。

李 看見那個傢伙趕快從狗的身邊跑開？

那時你便可以看到權威的偉大影子：狗在當權時都受人遵從。

你這流氓小吏，停住你血污的手！

你爲什麼鞭抽那個女人？鞭你自己的背吧：

你打她原來是因爲你要拿她做你的

瘋狂的洩慾的工具。放高利的該吊死的騙子。

小小的罪惡可以從襤褸的衣裳裏透露出來：

而長袍同皮襖却把一切都掩飾了。在罪惡上包金，

正義的堅槍便折斷了，不能傷它分毫：

而披起破布片時，侏儒的草桿都能刺傷它。

沒有誰犯過罪，沒有，我說，沒有：我要幫他們：

記住我的這句話，我的朋友，我有權力

堵住那控告的嘴。你去裝一對玻璃眼睛：

然後，像那無恥的政客一樣，裝做看見

你所看不見的事物。現在，現在，現在，現在：

把我的靴子替我脫掉：再用力，再用力：對了。

埃 啊，實情與無禮的混合體！

瘋狂之中的說理！

李 如果你要爲我的命運哀哭，把我的兩眼取去吧。

我很認識你：你的名字叫做格勞斯特：

你一定要忍耐：我們本是哭着到這世界上來的：

你知道，當我們第一次嗅到空氣的味道，

我們就呱呱號啼。我來向你傳教：聽好。

格 可哀，可哀的日子啊！

李 當我們出世時，我們大哭，因為我們

是到一個全是蠢才的大舞台上來了：這是一頂好帽子：

真是一個好謀略，把一隊馬的蹄子全用

兔毛裹起來：我要把它加以證明：

當我偷偷的走到那些女婿的背後時，

我就，殺，殺，殺，殺，殺，殺，殺！

〔一紳士及隨從多人同上。〕

紳 啊，他在這兒：快捉住他。大人，

你最親愛的女兒——

李 沒有辦法了？怎麼，做了囚犯？我甚至

是命運的天生的傻子了。好好看待我啊：

你們可以得到贖身價的。找一個醫生給我：

我已經被刀砍進腦海了。

你將無所不有的。

李 竟沒有個副手？祇有我一個人？

這樣，這事真會把一個人變成淚人兒的，

拿他的眼睛當花園裏的水瓶用，
是啊，還要加上些秋天的灰塵。

好大人，——

紳 我要勇敢的死去，似新郎一樣。 什麼！

李 我一定要快樂：來吧，來吧：我是個國王，
我的各位先生，你們記住這件事。

紳 你是高貴的人，我們都服從你的。

李 那麼，這事還算有望。 可是，如果你捉到他，你也要在他跑時捉到他。
沙，沙，沙。

〔跑下：隨從們緊追下。〕

紳 即使是最下賤的可憐蟲，這樣子都堪憐，

國王就更不必說了！ 你還有一個女兒，
被另外兩個牽涉到衆人的咒罵裏，

現在總算把那人性贖回了。

埃 讚美啊，溫和的大人。

紳 先生，你快點：是什麼事？

埃 大人，你可會聽見什麼要打仗的事嗎？

紳 一點不錯，而且人人都知道的：人人都聽見了，

幾乎聲音都辨得出了。

埃 可是，請教你一下，

對方的軍隊開到哪裏了？

紳 很近了，而且還在急進中；那主力的部份

差不多也隨時可到了。

埃 多謝你，大人：就是這件事了。

紳 雖然王后爲了特別緣故留在這裏，

她的軍隊却在向前進。

埃 我謝謝你，大人。

〔紳士下〕

格 你永遠慈悲的天神們哪，把我的呼吸攝去吧：

不要再令我那卑鄙的心思引誘我，

在你來同意以前就死去！

埃 你禱告得好，老父。

格 可是，好先生，你是個什麼人？

埃 我是個個最窮的人，已經屈服於命運之壓榨了。

我這人，嫻熟於可知與可覺的愁苦之技能，

我準備接受任何善意的憐憫。把手遞給我吧。

我來領你到一個可以住宿的地方去。

格

真是謝謝你：

上天的恩澤與賜福啊

再加些，再加些！

〔奧斯華上〕

奧

一個大懸賞！真是開心的事！

你那個沒有眼睛的頭乃是提高我地位

第一層肉架子。你這倒霉的老奸賊，

你趕快準備後事吧；我的寶刀已經出鞘，

你必將死於這柄刀下。

格

那麼便請你友善的手

多用些力氣刺來吧。

〔埃德加挺身攔住。〕

奧

好大胆的鄉下人，你怎竟敢

幫助一個被公開宣佈為叛賊的人？快走開！

若不然，恐怕他那不幸命運的傳染病

也會把你沾染的。快放開他的手。

埃

先生，我現在可是不能放。

奧 快放手，奴才，不然你就得死。

埃 好大人，你還是端着官架子走吧，讓窮人走幾步太平路，你若是想用大話壓倒我，恐怕至少也要兩星期。不要，千萬不要到這老人的身邊來；離開遠點，我警告你，不然你可就要試試看是你的頭還是我的棒子更硬些；我對你說的都是老實話。

奧 滾開，糞堆。

埃 我可要拔下你的牙了，大人：來吧：你拿點本事出來。

〔兩人動手，埃德加將他打倒。〕

奧 奴才，你要我的命了：惡棍，把我的錢袋拿去：

若是你還會有發跡的一天，你把我的屍首埋了：

你把我身上的信件拿去

交給格勞斯特子爵愛德蒙：你到英格蘭

軍隊裏去找他：啊真是死得太早了。

埃 我早就認識你的：一個奴才成性的壞蛋：

盡量使用你的骯髒天性來服侍你

女主人的罪行。

格 怎麼，他死了？

埃 你坐下一會老父：休息一下。

我們來把他的口袋搜一遍：他所提到的信件

也許會幫我不淺。他死了：我很難過

他的死不假手於別人。我們來看：

打開吧，好蜜蠟：而且禮貌也不要責備我們：

爲了知道我們敵人的心思，我們都要撕碎他們的心：

撕破他們的紙，自然是很合法的。

〔朗誦〕「我們互相宣稱的愛誓務必記。你有許多機會可以將他結果：如果

你不缺乏意志，時間同地點都是早已準備成熟。若是他凱旋歸來，就一切都

完了：那時我將變成死囚，他的床第即是我的監牢：你要解救我脫離那骯髒可

厭的溫暖，同時爲了你的勞累來填補這個位置。

你的——妻，我但願如此說——親愛的奴妾 詞奈麗耳。』

啊，婦人之意念中的無涯的想頭！

她想謀害她有德之夫君的性命：

而交換物乃是我的兄弟！這裏，在泥沙中，

我來將你掩起，你這受僱於最血污之淫人的

不潔的使者：同時等待機會成熟

我要將這一張不名譽的紙交給那受人

陷害的公爵：我想我應當將你的死

同這件事告訴給他知道。

格 國王已經瘋了；我這萬惡的知覺該多麼麻木，

我竟然呆立在這裏，祇是真切的覺到

我自己的重大苦痛！我最好也是神經錯亂；

那樣我的思念便可以脫離我的苦惱，

而焦憂也可以由於錯誤的想像

再不記它本身的存在。

埃

把手遞給我吧：

〔遠遠軍鼓聲〕

在遠處，我想我已經聽到了戰鼓的聲音：

來吧，老父，我來將你托付給一位朋友。

〔同上〕

第七景 法軍營帳中 李耳王酣睡在床上 有輕柔的音樂在奏 貴

紳及其它人在旁侍候

〔慈黛里亞，肯特及醫生同上。〕

慈 啊你盡善的肯特，我將如何生活及工作，

才能比得上你的品德？我的生命會太短促，

我的每種能力都會感到不足。

肯 得人知認已經是太多的酬報了，夫人。

我的一切報告都是簡單而純樸的實情；

既未增添，亦未刪減，祇是如此。

蔻

換一套較好的衣服吧：

這些襪褸的衣物乃是當時不幸遭遇的紀念物：

我請你，替換一下吧。

肯

請原諒我，親愛的夫人：

可是令人們知道我是誰會不利於我的計劃：

在我認爲是適切的時候以前，我以爲你做爲

不認識我反而更有利。

蔻

那麼就這樣吧，我的好大人。〔對醫生〕國王怎樣了？

醫

夫人，他還在安睡。

蔻

啊，你們慈悲的天神，

請治癒他這受難的感情之重大創傷吧！

那失調而破碎了的知覺，啊，請治癒我這

變成了孩童的老父吧！

醫

請你王后陛下允准

我們將國王來喚醒；他已經睡得很久了。

請遵從你學問的指引，你看應當怎樣做，你就怎樣決定吧。他已經穿好衣裳了嗎？

紳 穿好了，夫人；在他睡得極爲酣熟時，

我們爲他換過新製衣裳。

醫 夫人，在我們將他喚醒時，請你立在近傍；我想他的神經已經調整了。

薙 好的。

醫 請你，再近前些。那邊樂聲再響些！

薙 啊我親愛的老父！復甦之大力啊，

請將妙藥掛在我的唇上；請令這一度輕吻彌補起我兩個長姊對於你的高年與高德所加予的一切重大傷害！

肯 好仁慈而可愛的公主！

倘若你不是她們的生身之父，這些白髮也許反會激動起她們的憐憫。這一張臉怎能夠抗拒那狂暴的天風。

去承受那可怕而深入的轟震的雷鳴？

担当那迅速而交馳的電光之最可怖

而矯健的光芒？去守夜——可憐的兵哪！

戴着這樣稀疏的頭盔？我敵人的狗

雖然它咬了我，在那樣的晚上，我都會

准它蜷臥在我的火旁；而可憐的老父，你怎能

與豬狗同宿於草棚，與淒涼的下賤人等

同棲於短小污泥的茅草裏？可哀啊，可哀！

你的生命與知識竟然不會就此同歸於盡，

也可算一件奇蹟。他醒了，你同他講話。

夫人，你來說；這是最適當的時候。

醫 我的王上大人怎樣了？你陛下聖躬好些嗎？

李 你把我從墳墓裏挖出來簡直是對不起我：

你是一個有福的人；而我却被縛在

一個大火輪子上，我自己的眼淚

正似熔鉛一樣在煎沸。

蔻 大人，你認識我嗎？

李 你是一個幽靈，我知道：你是什麼時候死的？

蔻 還是，還是，全無靈驗！

醫 他還沒有完全清醒：讓他一個人靜臥一會。

李 我適才在那裏來着？我現在在那裏？美麗的日光？

我所受的冤枉太多了。我若能見一個別人如此，

我都會因憐憫而苦死。我不知道再說些什麼。

我都不敢起誓說這兩隻手是我的；我來試試看；

我還能覺得這針的刺痛。我真希望我能確知

我自己的情況！

蕊 啊，你看看我，大人，

請你把手放在我的頭上，祝福我吧：

不，大人，你絕不能跪下。

李 請你，不要再嘲弄我了：

我是一個非常之蠢而糊塗的老頭子，

都八十多歲了，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

現在，明白點說吧，

我恐怕我的身心都不健全了。

我想我應該認識你，同這個人；

可是我是在疑惑：因為我是不清楚

這是什麼地方；而我所有的腦力也不能幫我

想起這些衣飾的來歷；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昨夜住宿在那裏。請不要笑話我；
因為，同我是個男人一般，我想這位貴婦人
是我的孩子蕊黛里亞。

蕊

我是的，我就是的。

李

你的眼淚是濕的？是的，真是的，我請你，不要哭：
如果你能有毒藥給我，我一定喝了它。

我知道你不愛我的；因為你的兩個姊妹
曾經對不起我，我好像記得：

你本有理由如此的，她們却沒有。

蕊

沒有的，沒有的。

李

我可是在法蘭西。

肯

在你自己的國土上，大人。

李

不要再糟蹋我了。

醫

請安心吧，夫人：那一陣大動亂，

你看，已經從他身上消逝了：可是，令他

過於追想到過去的情形，還有很大的危險。

請求他進去吧；在未做更進一步的佈置以前

不要再煩擾他了。

蔻 你大人可否起來走動一下？

李 你必需扶持我一些：

現在我請求你，忘記同原諒一切吧：我是既老又糊塗的。

〔除肯特及貴紳外均同下。〕

紳 大人，康華爾大人被人那樣殺死，可是實情？

肯 都是實情的，大人。

紳 那麼，誰在統領他的人呢？

肯 據說是格勞斯特的私生子。

紳 聽人說他那被放逐的兒子埃德加現在同肯特子爵都在德國。

肯 傳說不一定是可靠的。現在該到外面去多走動一些；這王國的軍隊已經漸漸迫近

了。

紳 這一次戰爭看起來要很血腥的。

再會吧，大人。

〔下〕

肯 我的事前事後都需要仔細的打點，

是吉是兇，全靠今天戰事的搬演。

〔下〕

此
页
空
白

第五齣

第一景 多佛附近的英軍帳幕裏

〔鼓聲中旗幟招展，愛德蒙，雷甘，貴紳多人及兵士多人同上〕

愛 你去探明公爵的主意是否如舊，

是否其後又曾受有什麼事的影響

改變了初衷：他現在完全拿不定主張

充滿了自怨自艾：把他的態度打探個明白。

〔一貴紳下〕

雷 我姐姐的軍隊一定是統率失當。

愛 的確可以懷疑，夫人。

雷 現在，親愛的大人，

你知道我對於你所懷藏的好意：

告訴我——可是要說實話——一定要說實話。

你是不是愛我的姐姐？

愛 是榮譽的敬愛。

雷 可是你是否已經選擇了我姐夫的路途

走到那禁地上去？

愛 這種想法是欺瀆你自己的。

雷 我可是懷疑你已經同她親暱過

與她共有了秘密，在她所能稱爲是自己的範圍裏。

愛 沒有，憑我的榮譽發誓，夫人。

雷 我可是絕對不能忍受她：我親愛的大人，

千萬不要同她親近。

愛 不必擔心我：

她同她的丈夫，公爵大人來了！

〔鼓聲中旗幟招展，阿爾白尼，岡奈麗耳，及兵士多人同上。〕

岡〔旁白〕 我寧願在戰爭中一敗塗地，都不願這個

妹妹將他與我拆散。

阿 我最親愛的妹妹，真是幸會的相逢。

大人，我聽到報告；國王已經到他女兒那裏去了，

還有許多別的人，都是我們國家的嚴法

所不得不加以痛斥的人。在不誠實的時候，

我是始終學不會勇敢：可是有一件事，

使我心動，因爲法蘭西在侵略我們的國家。

我並不是抵抗那國王，以及其它人們，因為我認為，他們都有最大與最正當的理由與我們作對。

愛 大人，你的言語真是高貴無比。

雷 爲何還在這裏說個不完？

岡 我們聯合起來先對付敵人；

因爲這些內部與瑣碎的糾紛

都不是現在這裏的問題。

阿 那麼我們就去與

戰爭的長者決定作戰的程序。

愛 我立刻就到你的軍帳裏來。

雷 姐姐，你同我們來嗎？

岡 不。

雷 非常方便的，請你，同我們來吧。

岡〔旁白〕 啊，哈，我懂得這個謎了。——好的我來。

〔在她們走下時，埃德加化裝上。〕

埃 若是你大人會同這樣一個下賤的人說過話，

請聽我一言。

阿 我隨後就來。 你說。

〔除阿爾白尼及埃德加外均下。〕

埃 在你作戰之前，請先拆開這封信。

若是你作戰得勝，便請你爲那打勝仗的人

吹起軍號；我的情形雖然寒儉得可憐，

我却能引來一位選手來證實那寫在

這裏面的事。若是你戰爭失利的話，

你在這世界上的事自然就此結束

一切的活動全然停止，請命運愛護你吧！

你等我把信看完再走。

阿 我是被禁止的，

等那個時間到來，你祇須把軍號吹起，

我就一定再行出現。

阿 那麼，再會吧；我一定細看你的信。

〔埃德加下。 愛德蒙又上。〕

愛 敵人已經在望了；把你的軍隊列起。

這裏是我們用辛勤努力所打聽到的

他們軍隊的實力的報告；不過最需要的

乃是你的迅速行動。

阿

我們一定準時不誤，

〔下〕

愛

對她們姊妹兩個我都發過愛情的誓；

她們互相嫉妬，就如同一條毒蛇

同它的毒牙一樣。我到底是接受那一個呢？

兩個？一個？還是都不要？如果兩個都活着，

却一個都不能享受；若是娶了那寡婦

她的姐姐岡奈麗耳可就要大怒而氣得發瘋；

而當她的丈夫在世的時候，我的進行

也還不能十分順利。現在我且先來

利用他的力量作戰；等戰事結束以後

便令那最想結果他的人去設計

將他迅速打發吧。至於他對於

李耳及蕩黛里亞的慈悲心思，

等戰事完了，他們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時，

令他們絕對不着他的寬恕；因為我的情形

是需要我來持護，而不是聲辯。

〔下〕

第二景 兩軍之間的曠原

〔幕後軍號聲。 鼓聲中旗幟招展，李耳，惹黛里亞，及兵士多人同上，在台上走過；同下。〕

〔埃德加及格勞斯特同上。〕

埃 這裏，老父，把這棵大樹的濃蔭權且

當做你的好主人；但願善良的人們能够獲勝；

等我再到你這裏來時，

我定帶給你好消息。

格 上帝祝福你，先生！

〔埃德加下。 幕後軍號及退軍聲。 埃德加又上。〕

埃 快跑，老頭兒；快把手遞給我；快走！

李耳王失敗了，他同他的女兒都被俘了：

快把手遞給我；快來。

格 不用走了，先生；在這裏人是也可以死了變朽的。

埃 怎麼，又想起那件壞事了。 人們一定要

忍耐他們離開這世界的事，就同忍受那出生一樣：

時時在準備提防就是了：走吧。

格

這話也有道理的。

〔同下〕

第三景 多佛附近的英軍營帳

〔凱旋式中，鼓聲及旗幟招展，愛德蒙上；李耳及蔻黛里亞被囚上；隊長一人及兵士多人同上。〕

愛 來幾個軍官把他們押下去；嚴密看管他們，等我知道了她們那些行將裁判他們的人們的意旨時候再說。

蔻 我們該還不是第一批

有最好的用意，而碰到最壞的遭遇的人們。

受苛待的王啊，我是爲了你而情傷；

若不然，我正可鄙視這欺詐的命運的容面呢。

我們豈不就要見這種姐姐同這種女兒了嗎？

李 不，不，不！ 來吧，我們到囚牢裏去：

祇有我們兩人在一起，像籠中鳥雀一樣的歌唱：

在你請求我祝福的時候，我也跪下，

去請求你的原諒：我們將如此生活，

禱告，權唱，講着往日的故事，看見金碧的蝴蝶而歡笑，去聽那些可憐的貧賤人談講宮廷裏的新聞；那時我們也加入，談說誰得勝了，誰又失意；誰升官，誰被黜，然後我們再專心去探索萬物的隱密，同上帝的探子一樣：那樣，在那高牆的囚牢裏，我們都可以比得上無數偉大的人物，他們隨着月亮的圓缺而升降。

把他們押下去。

李 愛

在這種獻牲的牲品上，我親愛的慈黛里亞，天神們自己都會拋洒香料的。我拉住你了嗎？誰把我倆分開，就叫誰受到上天的烙印，將我們似狐狸一般自這裏燻走。擦乾你的眼睛；令惡疾把它們這種血肉都蝕盡，也不能使它引我們落淚；我們還要看他們先挨餓來。

愛 你過來，隊長；你聽。

〔李耳及慈黛里亞被押下。〕

你拿這張紙去〔遞一張紙給他〕；你跟他們到囚牢裏去：

我已經將你提升一級；如果你照着

這裏所指示的去，你就可算是走向着

高貴命運之路；你記清這個，人們是應該

看着時勢行事的；心腸好軟的人們

決不配他那一把劍；你這件偉大的任務

不能容許任何走漏；你祇能或說你去做，

或者去另謀發跡之路。

隊長

我去做，我的大人。

愛 那麼就去從事；事畢之後立即寫信來報告好消息。

記住，我說的是，立刻去做，一切照我

所安排的行事。

隊長 我不能拉一輛貨車，或是去嚼乾草；

祇要這是一件人的事，我就一定去做。

〔軍號聲。阿爾白尼，岡奈麗耳，雷甘，另一隊長，

及兵士多人同上。〕

阿 大人你在今天很表現了你勇敢的出現，

命運也對你頗爲友善；你看管着那些

在今天與我們爲敵作戰的俘虜；

我要你將他們交解給我，我將

根據於他們的品行與我們的安全

把他們公正的發落。

愛

大人，我已經將那

年邁而可憐的老王交付給一些指定的

獄卒加以看管，我認爲這樣才能妥當；

他的年紀似乎有一種魅力，他的身份更甚，

很容易誘動一般人的同情，引使

受我們僱用及指揮的人們轉戈相向

反來對付我們。那王后也同他在一起；

我的理由全然相同；在明天，或在更遠的

將來，你無論在那裏舉行審問，他們

都可以准時出現。至於現在

我們還在血汗交流：人人都有好友喪命；

即使在最得意的爭戰中，在最高潮裏，

那些身感苦痛的人都要將它咒罵：

寇黛里亞同她父親的問題似乎需要

較適當的時間去處理。

阿

大人，請你見諒，

在這次戰爭中我認爲你祇是一個臣下，
不是我的兄弟行。

雷

這正是我想封賜給他的事。

我以爲在你還沒有講到這件事之前，我就該
被邀請去做這件事。他率領我的軍隊；
在地位及身份都代表了我的本人；
爲了這個，這種親密的關係足以作證，
他足可自稱爲你的兄弟行。

岡

不要這樣性急：

他本人的成就足以提高他的身份，原無需
假手於你的推崇。

雷

在我的權益裏，

受我的委任，他比得上最卓越的人物。
即使他做了你的丈夫，你也祇不過能說這種話。
譏笑人的人們倒有些先見之明的。

岡

哼，哼！

你的眼珠若是再斜些就更神情十足了。

雷 小姐，我是不舒服；若不然，我可要發足性子

同你較量一番。將軍，請你接受

我的全部軍隊，囚犯，及祖遺財產；

它們同我全由你安排；這城堡也屬於你了；

令全世界人作見證，我這裏賜封你爲

我的丈夫與主人。

你打算享有他了？

阿 肯與不肯大概都不在你的能力控制之內了。

愛 恐怕也不在你的，大人。

阿 你這私生子，是的。

雷〔對愛〕 叫他們擊鼓，證明我的一切已屬於你。

阿 慢些；先聽點道理。愛德蒙，我逮捕你

控你以欺君之罪；同時，與你犯了同一罪名的，

還有這一條花蛇〔指岡奈麗耳〕。至於你的要求，美貌的妹妹，

我禁阻它的實現；以便保障我妻子的權益；

因爲她在暗地裏已同這位大人訂下了盟誓，

現在我呢，她的丈夫，來攔阻你的公告。

倘若你想嫁人，可以同我來講談愛情，
我的夫人已經被訂下了。

岡 好一段插曲！

阿 你是佩着劍的，格勞斯特：把軍號吹起：

若是沒有人走出來在你頭上證明

你那些惡毒的，顯然的，數不盡的陰險謀逆。

這就是我的諾言〔丟下一隻手套〕；我就要在進食之前，
在你的心上爲你證明，你乃是似我適才說過的
那樣一個卑鄙污衊的傢伙。

雷 難過，啊，好難過！

岡〔旁白〕 若不然，我就再不會相信藥了。

愛 這裏是我的〔丟下一隻手套〕：在這世界上有誰敢

說我是一個奸兇，他就是說謊同惡棍一般：

吹起你的軍號吧：有誰敢走向前來，

對他，對你，對誰都一樣？ 我一定堅決的

維護我的誠實同榮譽。

阿 叫一名傳令官來，喂！

愛 傳令官，喂，傳令官。

阿 全靠你自己的本領吧；因爲你的兵士，
都是用我的名義召聚來的，都已再用我的名義
全體遣散回鄉了。

雷 我越來越不舒服了。

阿 她很不舒服；把她扶到我的帳幕裏的。

〔雷甘被扶下。傳令官上。〕

你走過來，傳令官，——把軍號吹起，——

把這個高聲朗誦出去。

隊長 吹起吧，軍號！

傳令官〔朗誦〕 「在本軍之中倘有任何具有胆氣與地位的人敢於指出僭稱的格勞斯特子
爵，愛德蒙，爲一萬罪邪惡的奸賊，可以在軍號三響之後走向前來：他將勇於自
衛。」

愛 吹吧！

〔軍號一響〕

傳令官 再來！

〔軍號二響〕

傳令官 再來！

〔軍號三響〕

〔幕後有號聲相應。〕

阿 去問他的來意，他爲什麼響應號聲

〔在軍號三響之後，埃德加全身武裝上，面前有一號手引領。〕

而出現。

傳令官 你是什麼人？

你的名字，你的地位？ 你爲甚

響應號聲到這裏來？

埃 請靜聽，我的名字早已喪失；

受了陰險毒牙的齧齧與惡毒的侵蝕：

可是我却與我所來對付的敵手

一般高貴。

阿 那敵手現在那裏？

埃 是那一個人自稱爲格勞斯特子爵，愛德蒙？

愛 他就是我：你對他有什麼話說？

埃 拔出你的刀來，

以便，若是我的言語有冒瀆高貴的心胸處，

你的臂膀可以爲你矯正；這裏是我的，

你看，這裏是我榮譽的特權，

我的誓語與我的職業：我向你聲稱

縱然你有力量，年輕，地位與顯赫，

縱然你有勝利的劍與嶄新發旺的運命，

你的勇氣與你的心胸，你仍然是一個叛賊；

以虛偽奸詐對待你的天神，你的兄長，與你的父親；

對這位高尚尊榮的王子暗算謀逆；

總之，從你的頭頂的最上的頂點

一直到你脚下的腳底與塵土，

你都是最癩毒的奸賊。你敢說個「不」字，

這一把刀，這一條臂，及我最大的精力

就一齊在你的心上為我的言語作證，

說你在撒謊。

愛

照規矩我本應先問清你的姓名，

可是，你的外表既然如此英勇而偉俊，

你的言語也透露着高貴出身的消息，

那麼根據於騎士的法則，凡是我能用以

拖延的繁節，我也就加以輕視與廢棄：

現在是把你所說的這些謀逆的話全投還給你；

令那地獄裏都痛恨的謊話包圍起你的心吧；

若是它們還在一旁觀望，不使它受傷，

我的這把刀便會為之立刻開闢一條路，

使它在那裏永遠安息。軍號，吹起吧！

〔號鼓聲。兩人交手。愛德蒙倒地。〕

阿 快去救他，救他！

岡 這乃是陰謀，格勞斯特：

根據軍人的法則你本無需乎接受一個無姓名的人的挑戰；你不是被戰勝的，你是受騙同被賣了。

阿 你住口，丫頭，

不然我就用這張紙堵住你；支持一會，先生；你比什麼稱呼都不如，你去讀你自己的罪惡吧；用不着哭的，夫人；我看你是知情的。

〔將信交給愛德蒙。〕

岡 好，即使是我幹的，法律也是我的，不是你的；誰又能把我怎樣？

阿 真是恬不知恥！好！

你知道這張紙嗎？

岡 你不用問我這個。〔下〕

阿 快跟她去；她情形窘迫了；去看住她。

愛 凡是你們所指控我的事，我都幹過的；

而且還有，還有許多，時間會令它們出現的；

現在都完了，同我一樣。不過你到底是誰

在命運裏佔了我的上風？ 如果你是高貴人物

我就會原宥你的。

埃 我們來把好意交換吧。

愛德蒙，在血系上我是同你一樣的；

我強似你處，正是你害我更深的緣故。

我的名字叫埃德加，是你父親的兒子。

天神們是公正的，他們利用了

我們心愛的惡念，來使我們中毒；

他使你出生的那種黑暗及犯罪的所在

終使他喪失了雙目。

愛 你的話很對，真是的；

輪子已經轉到頭了；我現在這裏。

阿 我是在想你的外表預言着

皇族似的高貴；我真得擁抱你；

若是我會恨過你同你的老父，就令

痛苦裂碎我的心！

埃 高貴的王子，我都知道的。

阿 你一直躲在那裏？

你怎麼會知道你父親所受的苦難？

埃 是我在看護他的，我的大人。請聽一段小故事；

等我把它說完，啊，我的心都會裂成兩半！

我爲了逃避那血腥的公告，

它追逼得我那麼緊，——啊，我們生命的甜蜜！

我們寧肯時時忍受死亡一樣的苦痛，

也不願立刻就死！——我不得不改頭換面

穿上一個瘋子的爛衣裳；裝出一種樣子

狗看見了都憎厭：我就在這種情況中

遇見我的生身老父，他兩眼流血，

他可寶貴的眼珠將才失去；我就做他的引路人，

領他走，爲他乞討，從絕望中救他出來；

可是沒有——啊大錯！——向他說明我是誰，

一直到半小時以前，在我全身披掛好了的時候：

我雖然希望，却沒有把握，在這爭鬥中成功，

我就求他祝福，從頭到尾的，把我的經過都告訴他知道：可是他的受了傷的心，唉，太弱了，支持不住這種突來的喜信！於是就在感情的兩極端，悲與喜當中，含笑的碎裂了。

愛

你的這些話很感動我，

也許會產生些好的結果來：你再說下去；

你的樣子看來好像還有些話要講。

阿

如果還有，還要苦人的，你就不必講了；

因為我聽見你適才說過的話，我都差不多要落淚了。

埃

對於那些不愛苦惱事的人們，

到此本來已可告一段落了；但是還有一件，

使太多的事更爲充實，使多變爲更多，

都超過極頂的範圍了。

當我正在大聲喊叫時突然來了一個人，

他，曾經看見過我最骯髒不幸的樣子，

他會躲避同我那可厭的人在一起；可是現在，

看見了那受苦的是什麼人，他就用那强有力的兩臂緊抱住我的頸子，他大聲呼喊，好像

要把蒼天喊裂一般；他撲在我父親的身上；

他講出一段人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關於他同

李耳王的可悲的故事：在重述這件事時，

他的苦惱愈來愈甚，他生命的線索也在

開始裂斷：正在這時軍號響了兩次，

我就離開他當他在昏迷的狀態裏。

可是這人究竟是誰？

埃 阿

是肯特，大人，那被放逐的肯特；他一直化裝

跟隨着他仇人似的老王，他盡力服侍他，

即使是奴隸都不肯的。

〔二貴紳上，手持血刀一把。〕

貴紳 救命，救命，啊，救命！

埃 什麼事救命？

阿 你說，漢子。

埃 這把血刀又是什麼意思？

貴紳 它還熱呢，還在冒烟；

它就是從那心坎上拔下來的——啊，她死了！

阿 誰死了？快說，漢子。

貴紳 你的夫人，大人，你的夫人；而她的妹妹

也被她毒死了；她已經承認了。

愛 我同她們兩個都訂有婚約的：我們三個

現在可說是同時結合了。

埃 肯特來了。

把她們的身體都抬出來，不論死活：

上天的這種裁判，使我們抖顫，

却並未使我們因之懦弱。

〔貴紳下。肯特上。〕

啊，就是他嗎？

這時間都不允許禮貌所必需的

誇獎之言語了。

肯 我是特地來

向我的老王與主人說一聲晚安的：

他不在這裏嗎？

阿 我們忘記了大事了！

快說，愛德蒙，國王在那裏？ 惹黛里亞在那裏？
你看見這個東西了嗎，肯特？

〔岡奈麗耳同雷甘的屍體被拾上。〕

肯 啊呀，爲什麼這樣？

愛 愛德蒙還是有人愛的：

這一個爲了我的緣故把那一個毒死，
隨後又自殺了。

阿 就算如此吧。把她們的面部蒙起。

愛 我已經急喘起來了：我打算做點善事，

雖然這與我的本性不合。你趕快差個人，

要趕快的辦，到城堡裏去；因爲我已經寫下了命令，

要害李耳王同惹黛里亞的性命：

唉，趕快去。

阿 快跑，快跑，啊，快跑！

埃 去找誰，我的大人？是誰管這件事？拿一件

信物來表示你已經改變主意。

愛 想得好週到：把我的刀拿去，

把它交給隊長。

阿 你快去，拚命跑。 [埃德加下]

愛 他接有你的妻子同我的命

令他把蕙黛里亞在獄中絞死，然後

推說是她自己因爲絕望

自己尋的自盡。

阿 天神們保佑她吧！ 把他先抬下去。

[愛德蒙被抬下。]

[李耳王上，兩手抱持蕙黛里亞的屍身；埃德加，隊長

及其它人等隨上。]

李 吼啊，吼啊，吼啊，吼！ 啊，你們頑石一樣的人：

若是我能有你們那種舌頭同眼睛，我就要使用它們

令蒼天的圓頂都爲之震裂。 她永遠離我而去了！

我知道的，什麼樣的是死了，什麼樣的是活着；

她死得同泥土一樣了。 借一面鏡子給我；

若是她的呼吸能使這面鏡子模糊或沾氣，

那麼，她當然還活着。

肯 預言的末日就是這樣的嗎？

埃 還是那可怖的事的迴光？

阿

崩毀吧，罷了！

李

這片輕羽還在動；她還活着！倘真如此，還算有一個機會使我贖取我在過去所感受的一切苦痛。

肯〔跪下〕啊我的好主人！

李 請你，走開吧。

埃

這是高貴的肯特，你的朋友。

李

叫你生一陣瘟疫，殺人的兇手，全是叛賊！我本來可以救她的；可是她現在永遠去了！

慈黛里亞，慈黛里亞！你等一會。啊！

你說些什麼話？她的聲音一直是溫和，

輕柔，而低微，是女人們一種好德性。

我把那絞你的奴才都殺了。

隊長 真的是，我的大人，他是的。

李

我沒有做嗎，漢子？

我也曾有過那種日子，我用那柄閃映的彎刀

我也可以叫他們跳躍；我現在老了，

而這些磨難也把我害了。你是誰？

肯 我的眼睛已經不是頂好的了：我就來說出。

肯 如果命運也能誇說她有兩個愛憎的人。

肯 我們現在就看見一個了。

李 我的兩眼已經昏花了。你不是肯特嗎？

肯 是的，

李 正是你的僕人肯特。你的僕人開伊斯在那裏？

李 他真是個好人，我可以向你這樣說的；

肯 他會舉手就打的，而且快的很；他已經死了，朽爛了。

肯 沒有，我的好大人；我就是他，——

李 我等一會再談這件事。

肯 我是從你最初遭受到不幸的厄運時，

就在追隨你悲慘的脚步的。

李 我歡迎你到這裏來。

肯 不然就沒有別的人了；一切是愁慘，無歡，而死氣沉沉。

李 你的兩位長女已經對自己下了毒手，

已經很慘的死了。

李 是的，我以為也是的。

阿 他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我們縱然進見

也屬徒然的了。

埃 是無益的事。

〔隊長一人上。〕

隊長 愛德蒙死了，我的大人。

阿 這事在這裏全無關緊要了。

你們諸位大人及高貴的朋友們，請聽我的心意。

凡是對於這一次大災禍所能加予的補救

都將一一的實施；至於我，在這位年老的

國君在世之時，我決定告退，將我的

全部權力都交給他掌管；〔對埃德加及肯特〕你們，也重得了你們的權益；

還要增加，加賜給你們凡是你們的品德所

已然超越的銜頭。所有的朋友們都要嚐到

他們德行的果子，而一切仇敵們也都將

沾飲他們應得的苦杯。啊，看，看！

李 唉我的可憐人兒被絞死了！沒有，沒有，沒有命了！

怎麼一條狗，一匹馬，一隻老鼠都會有生命，

而你竟斷了呼吸？你再不能來了，

永遠，永遠，永遠，永遠，永遠的！

我求求你，把這鈕扣解開，謝謝你，先生。

你看見這個嗎？你看她，看她的嘴唇，

你看，你看！

〔死去〕

他暈倒了！我的大人，我的大人！

碎吧，心啊；我求你，碎吧！

睜開眼睛，我的友人。

不要驚動他的靈魂了：啊，令他平安的逝去吧！

凡是想把他的性命在這無情世界之破架上再拖長的，

都要遭到他的痛恨的。

他死去了，真是的。

可驚異的事是；他竟拖了這樣長久：

他簡直是在侵佔他的生命。

把他們都抬下去。我們當前的事

祇是普遍的傷悲。〔對肯特及埃德加〕我深靈中的朋友，

你們兩人來統治這個王國，支持這苦惱的情境吧。

大人，我不久還要走上另一段行程；

我的主人在喚我呢，我絕不能夠不答應。

我們必須負起這悲慘的時候的重担；

祇說出我們的感受，並非是道理的當然。
年長的已經荷負了不少；我們這些年輕的
都無如許多的經驗，都要再活如許長的時光。

〔同下，死亡進行曲。〕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679B

莎士比亞全集

譯者
版權
所有
人人
發行

曹未風

總發行

文化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八六四弄四〇一號
郵箱五六九 電報掛號九二五三

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集普及本二千冊



普及本每冊三千元